

目录

我们的动物老师	1
星星雨	3
时间天使	4
雾霾代码	5
断章	10
天津之谜	12
雷电捕捉者	19
时空漩涡	23
樱花雨	25
逐影	27
麦田	52
极乐鸟	57

序

我们的动物老师

数学课。讲台上响起熟悉的声音：“好，啊。上课！”

听起来很正常。抬头一看，啊，这就不正常了。站在台上的，分明是一只大白兔！

这兔子高一米七左右，浑身白毛，长长的耳朵，红红的眼睛，握着粉笔的，也是一只兔爪。奇怪的是，数学孙老师的声音却一点没变。兔子表情自若，看来不知道自己已经变了模样。

我们也茫然了：这是哪一出啊？几个调皮学生开始大喊大叫。那兔子一看自己的“手”，才明白了。

不得了了！一上课，所有老师都变成动物了！

大白兔急忙跑到楼门口大镜子处，一照便吓了一跳。

同去的还有所有有课的老师。先是这样的对话：

“啊？！你是……”

“我是张老师啊。”

“你怎么成袋鼠了？”

“……”

混乱持续了一节课。老师们布置下作业后不知所措，四处想办法，一下课却都发现变回了原样。

动物老师们这才放了心。一个变为河马的教研组长道：“既然还能变回来，这样也不错，兴许还能活跃课堂气氛呢。”大家纷纷点头叫好。

从此之后，不但没有出现教学秩序的混乱，还真的活跃了课堂气氛，增进了师生感情。我们出于惊奇，听得更加认真，枯燥的知识好像也和老师们有趣的外表一样有趣起来。

数学孙老师道：“从今以后不要叫我孙老师了，叫我兔老师吧。”有些自嘲的意味，可叫起来真挺有趣。

班主任邱老师变成了一只鹰，从此就前后盘旋着讲课了。她开玩笑似的说：“看你们谁还敢作弊！”

历史左老师成为一头棕熊，显得更加憨态可掬。他依旧诙谐幽默，不忘注上一句：“叫我熊老师可以，但不是真熊啊。”这让我们想起他的另一句名言：“是

‘左’的错误，可不是我的错误！”

我们很满意，老师们也很满意。

忽然有一天，升旗仪式上，朱校长生气地讲道：

“教师装扮成动物上课，是严重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从今起，一经发现，酌情给予处分或开除……”

台下一片大笑。怎么了？话音未落，他就变成了一头猪！

2012年4月10日

星星雨

空旷的广场。

晚风轻拂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一声低吟，一声长叹。他缓步走到广场。

“树啊，你若是一个漂泊在外游子的依靠，就请继续摇下去！”

风骤停。树屹立不动。

“椅子啊，你若是一个孤独者的伙伴，就给我倒下！”他把一把椅子倒过来。

椅子说：“我乃武林高手！”椅背朝下，一蹦一跳地走开了，只留他无力地躺在地下。

沉默的繁星，忽然越变越大，从高空落下，几米多高，一只尖角嵌在地下。这些纪念碑的表面，映出一个个熟悉的身影：

“儿子，你不孤独，我永远在家牵挂你！”

“你是我最有激情的学生，你的好奇常常感染我！”

“还记得我们同窗时的梦想吗？我们一起努力……”

这时候，广场比白天更明亮。

2013年10月

时间天使

我们所熟知的时间箭头，其实是双向的。

60名时间天使，0号到59号，分别掌管60秒中的一秒。一名天使飞过天空，这便过去了一秒。

可也有这样一个机制：天使不飞过天空而是降临到人间——以生命为代价，时间倒流一秒。

0号曾讲过：“时间老人教导我们，不要碰那个机制。不论发生什么，维持时间的单向性才是公理。”

“谁会去做这种蠢事？人的品性低劣，他们的生命怎么比得上我们这些高贵的天使？再说，袭击、战争、屠杀，惨无人道的事我们见得多了。”3号这样说。

故事发生在一个平常的日子。14点59分。

58号天使完成了她这一分钟的使命，该最年轻的59号把时钟推到15时。

她看见一所中学的操场上，上千名高中生在集会。空中那是……炮弹！急速飞行的炮弹，正向操场扑来。

那一瞬，她心头闪过的满是欢乐、梦想，还有青春的心事。

于是孩子们只看见一层梦幻般的蓝色光芒笼罩在他们头顶，火光、热浪都在这蓝色光芒中冰释。可惜他们看不见天使的飞舞，也听不到天使之歌。

15点到了，一切如故。

而在遥远的天国，从此一分钟只有59秒。

2013年12月1日于衡水

雾霾代码

1

我乘车南行，一入石家庄界，顿时云雾缥缈，如临仙境。

从左边窗户往外看，阴霾中有一些红色的颗粒在移动、闪光。一会儿，排成了一行字：

“石家庄特产”

我疑惑地转过头，原来右边是：

“PM2.5 欢迎您。”

石家庄的同仁们，真是受苦了。还记得英语课上冯林介绍家乡，当头一句：

“I come from Shijiazhuang. It is famous for PM2.5.”

“我要到石家庄机场去接我妈妈。”这对于邵晓，是件非常兴奋的事。可越是期待，等待就越漫长。本来显示牌上还都是“正点”，结果就花花绿绿的：

“晚点”“迟到”“延误”“多飞一会儿”

“打酱油中”“飞机午睡”“空中转圈圈”

“遭遇UFO，正与外星人谈判……”

2

衡水中学也深受雾霾困扰。

学生会上，主席赵景海说：

“今儿个起，我们在已有的物价部、路灯部、反恐部外增设一个雾霾部，以期解决河北的雾霾问题。大家说说雾霾部怎么开展工作？”

我说：“解决雾霾问题，要向空气好的地方寻找智慧。带几个人去张家口问问那儿的雾霾为什么不出来，不就完了么？”

坝上草原，绿草如茵，蓝天白云，天高气爽。我伸展双臂，仰头赞叹：“这里的环境真好啊！”

其时常昊霖、薄安国、宋德骁、郑超四个背靠背站成菱形。他们也都伸展双臂，仰头赞叹：“真……好疼啊！”

我俯下身去，侧着脑袋探问：“可这雾霾会在哪呢？”

他们四个也各走几步俯下身去，侧着脑袋探问：“在哪呢？”

我看看清澈透明的空气：“它们一定是躲起来。”

“对，躲起来。”话音刚落，他们四个就没影了。

我叹了口气，忽然听见一个声音：“找我？”

“可我看不见你呀。”

“你不必知道，你又没拿显微镜来。我就是张家口雾霾家族的长老。”

“那请问您的子民们……”

“是这样。每一个城市的雾霾都是一个家族，每个家族又有不同的特性。比如我们是‘厌风雾霾’，一遇到风就不愿意动弹。这鬼天气，天天刮风……”

“那衡水、邢台、石家庄的呢？”

“衡水的是‘喜酒雾霾’，浇点酒就安逸地休息了。邢台的是‘代码雾霾’，有一台计算机控制，按代码运行。石家庄的就格外顽固，要赶走只有一句神秘的预言：‘当民心河两岸上空相连’。”

“好嘞，谢了。”

3

衡水籍的魏胜翔，手持两瓶38度5的衡水老白干，开始了他的战霾行动。他寻思：

“在地上浇肯定不管事，站得越高，浇得越远嘛。我得……”

正寻思着，面前来了一辆公交车，车牌上写着“人民路——第三片云（从天的西边往西数）”。

“上车了上车了！您一位里边请，小二看茶！”司机招呼道。

于是魏胜翔上了车：“跟哪打卡？”

“这儿。”司机指着一台奇怪的机器，“ICIDSD卡，随便什么卡，蹭一下就行。好像名片也行。”

于是魏胜翔掏出一张过期的电话卡打了卡坐下。原来车上算司机才两个人。

车开着，突然停住了。“怎么了？”魏胜翔问。

司机说：“目的地是第三片云，可现在就两片云，目的地不见了！要知道，人和车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公交车只能往目的地开……”

“可我们会掉下去的!”

司机说:“嗯,有点意思。”

“什么有点意思!这样好了,目标是‘云’和‘第三片’两个要素,你好歹找片云把我拉上去,也算目标达成一半嘛。”

“好主意呀!你怎么这么聪明呢?”

魏胜翔站在云端,把老白干浇了下去,顿时耳边充满了嘈杂的声音:

“好酒!啊,我醉了。”

“五魁首啊,六六六啊……”

“好啊你竟敢酒后驾车,罚……罚三杯!”

当声音戛然而止,一股浊气铺天而降,衡水上空顿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但还有一个小插曲……

魏胜翔洒酒的地方,正下方正是衡中操场。其时教化学的苗老师正在操场上,烧了柴火,架起铁锅,做镁与沸水反应的实验。一群同学在围观。

“你们看,这白色的沉淀物就是传说中的氢氧化镁,这反应还放出氢气。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第一个学生说:“咦,怎么有股酒味?”

第二个学生说:“我知道了,反应生成酒精!”

第三个学生说:“这不符合质量守恒定律啊!”

第四个学生说:“书上是这么写的不错,可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我们要相信实验依据,蔑视权威,坚持真理!”

第五个学生说:“会不会有核裂变?”

……

苗老师头都大了,宛如由氧原子变成了碳原子。

4

根据我的线索,陶金路为解决邢台的雾霾问题,请了信息奥赛生马少鹏做顾问。马少鹏说:“找到那台机器,改一下代码就好了。”

“可我看不懂代码啊!”陶金路说。

“这没有关系。只要加一句Cls,应该管用。”

一会陶金路下来了:“不管用啊,你上去看看。”

马少鹏上去一看，代码的片段是这样的：

```
If 3≤2 Then
```

```
Cls
```

```
End If
```

“我倒！你加在条件结构里管什么用？”他把Cls移到主程序，单击“运行”。

原来Cls是一把笤帚，读到它时就在天上扫来扫去。可刚扫了一小片，下一行代码“End Sub”就出来了，催它：“快下去，该我上场了。”

“可我还没扫完呐。”Cls说。

“谁管你扫完没扫完，快下去！不下去扣你工资。”

End Sub很生气，Cls只好怯生生地下去了。

马少鹏不愧为信息奥赛生，见此景，立即修改代码：

```
Dim i As Long
```

```
Do While i<1000000
```

```
Cls
```

```
i=i+1
```

```
Loop
```

于是邢台的雾霾就这么解决了。

5

“上空相连？”几个石家庄籍的同学在讨论那句话的含义。

南宏鼎说：“空气分子不是已经把它们连在一起了吗？”

常金字说：“分子键间距太大啊。还是考虑用什么样的材料造价最低……”

邵晓道：“用声音怎么样？”

于是邵晓站在民心河边一栋楼的楼顶，向对面高喊：

“民心河那边的人们，你们听见了吗？”

顿时哒哒的打字声响起，一串72号华文彩云体循环排列的“你们听见了吗”从这边楼顶上沿抛物线排起，消失在浓雾中。

打字声未停，另一排字又并列地排了回来：“我听见了”

顿时气旋涌动，涡流四起。两排字像跳绳一样上下转动，吸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霾尘，逐渐变黑、变粗。当尘埃落定，人们看到民心河上多了一座拱形的柏油新桥。

划线工太专注了，在桥上画上了实线虚线斑马线。

司机太不专注了，一不注意开上了这座桥。

记者太迅速了，马上报道：“民心河新桥通车”。

市长太生气了，看到报纸：“没让我剪彩，竟敢私自通车？”

却说谢东林那天做了个梦：自己在一个室内攀岩馆，爬到房顶，发现天花板原来是棉花糖。

一阵冷风把他刮醒。自己竟身处高空，一只手拽着一片云。下面邵晓从楼顶上扔上来一个捕虫网：“快点！那是雾霾的残余势力，别让它跑了！”

于是谢东林一手挥舞着捕虫网，一手擎着云彩，像驾雪橇板那样像蓝天中惟一的一团灰追去。追着追着，追进一片积雨云中，什么也看不清了……

接着谢东林发现他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一个乘务员走过来：“这里是从孟买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航加尔各答的国际航线，请出示船票！没有是吧？补票！什么，你还带宠物？罚款！”

谢东林低头一看，捕虫网里分明是一只小灰狗！

2014年3月16日

断章

我所处的，真是一件妙事。4月12日，学校组织“八十华里远足”，一群新时
代的青年，伴着歌声与欢笑，行走在田野之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妙的？

前面迎面扑来的翠绿，是一片小树林。当我走到它面前，前面的同学们忽然
消失了，只见树木、空旷的泥土。我转回头，挥手想拦住后面的同学，只听“忽”
的一声，他们闪进树林，留下一团持续几秒的光晕。

轻轻走进树林，低沉的乐音缓缓响起，但并不显悲伤。在一棵苍老的古树上，
一卷泛黄的纸张安静地躺在树洞里。我翻开几页，是这样写的：

4月14日

我们551支队还在沙漠之中，昨日在沙漠中宿营，14顶帐篷醒来时只剩我们一
顶。最可怕的是缺少方向，天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转圈圈……带的水只剩一天的量，
不知我们能不能走出沙漠，完成八十华里远足的任务……

4月13日

今天的事太奇怪了。我们552支队70人行进到一片树林，林间道仅容一人通
过。我们说好排成一队，后一个人抓住前一个人。山路陡峭，我们便只顾看路，走
出小道，发现算我只剩3个人……这如同迷宫的树林，何时是尽头？

接下来的一沓，内容大体相同。

我又往前走，出现了一座林间小屋。推门而入，壁纸瓷砖，装修得很精致，只
是墙角有很多蜘蛛网。对面靠墙有一个大机器。一摸显示屏，出现这样的字：

WARNING:

You can be in a certain world through this machine. But no matter whether
you find your classmates, you' ll never have a second choice!

CHOOSE MODE:

0: SOLID

1: WAVE

2: CHAOS

我选了1。什么也没发生。

2014年5月2日于亦庄

天津之谜

1

清晨，旭日的光辉刚刚洒上这阴冷的大地，古老的天津城开始有了声响、有了喧闹。穿长袍和中山装的男子、人力车、自行车匆匆而过，早点摊主们则吆喝着，延续着他们千百年来的营生。

而在西开教堂附近，环境略显安静。钟声敲响，不时有教徒带着一脸虔诚的神色向门前那些先贤塑像走去，等待着做弥撒。不同寻常的是，有一位衣着简朴的女学生站在教堂门口，仔细观察着教堂的轮廓、色彩和构件，笔尖下流淌出精致的线条……

一位发色灰白的老教徒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开口问道：“你是学美术的吗？”

那女学生略带羞涩地笑答：“不，我只是喜欢画画。”

“可以让我看看吗？”

画纸展开，西开教堂的主体已基本完备。

正看着，老教徒眉头忽然一皱：“画得不错。可是这里你画的和实际不一样，你这样画，可是犯了宗教上的忌讳……”

谁又能想到，画纸上不经意的几笔，却犯了忌讳呢！女学生暗想。她正要追问，却发现身后已围了一圈儿人。十几双眼睛聚焦在那张画纸上，女学生感到了一丝可怕的寒意。

人群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女学生顿时感觉自己凝固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做。

她把目光投向那个问话的老教徒。那老头儿用严厉的目光看着她，悄声说：“快跑！有两个激进分子说你是异教徒，他们会和你拼命的！”

她便飞快地折起画纸，向对面马路冲去，几乎撞上一辆疾驰的自行车。到了对面，两个穿黑衣的外国教士已经向她追来。

完了，我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跑得过他们。这样想着，她拔腿就跑，不敢回头。她跑过了南京路，跑过了赤峰道上的任凤苞宅，发觉自己脚步越发轻盈，渐渐地似乎要离开地面，只觉得两侧的车马和商铺飞快地后退。

不经意间，她发现自己拐进了一处民宅，沿路奔跑却兜个圈子回来了。她心头一紧，却发现两侧的景物已不成原样，拖着一段段发光的线条向后划过。这时她已完全离开地面，几乎是“御风而行”，脚下经过现代的住宅和海河的波涛……

再回到地面时，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脚下是白色瓷砖，不时有手提行李的人匆匆而过。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官正向这边走来。

“先生，这里是哪儿啊？”

警官对这一称呼不很适应。“当然是天津火车站啊？！”

“火车？”她立刻联想起第一次看火车时大家因那狂叫的“怪兽”四散奔逃的场景。透过窗口，她恰好看到一列白色的“和谐号”飞驰而去，眨眼功夫，已驶向远方，比自己见过的那列可快多了。

“你迷路了？家在哪里？”警官打断了她的联想。

“我没有家……我是说，我在圣约瑟女校。”

警官没听清前半句轻声的回答，只听到“圣约瑟女校”。那里早就不是学校了啊！或许她说的是附近的小区吧。“好吧，我派警员用摩托车送你回去。”

警官安排妥当，方回味起那女学生不寻常的穿着。“现在还有那么传统、古朴的家庭？真是奇特。”

不多久，来了两个黑衣男子，身着教袍，向警官询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学生，警官回答着“她往圣约瑟女校去了”，心里愈发感觉奇怪：

“莫非，他们是电影剧组的？”

2

“砰砰砰。”

听到敲门声，郭浩放下手中的数学题去开门，竟然是米福。

“刚才我坐地铁到小白楼站，又走回旅馆。一路上的景象可吓人哩！”米福表现出一副可怕的神色。

郭浩一听来了兴趣，一面找地图，一面道：“快坐下给我讲讲你的路线。”

两人都是高中生，作为准备参加数学竞赛的同学，与几名同学一起来天津耀华中学参加培训，住在汉庭小白楼店。郭浩是高个子男生，米福则是一个常被误认为小学生的小胖子。这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爱好：游历、探险。郭浩每天早出发一小时，在吃早饭、上课前探索天津的大街小巷。而米福呢，想想学校到旅馆不过十分钟步行的路，却要去坐地铁，也便可想而知了。

“那路我走过，沿南京路和湖北路，可以很顺利地到旅馆啊。”郭浩指指自己画的“地图”。

“我没那么走。先是一条夹在居民楼间的砖路，树影让它显得很阴森……然后拐了一个弯上了大路，走了一会儿，有一座没有灯光的建筑，尖尖的顶，棱角尖锐得可怕，像一座古堡。”

“那尖顶有多尖？和这个比呢？”郭浩指指自己行走在五大道时，重庆路153号的画稿。

“比这个尖多了！估计20°都不到。”看着郭浩惊奇的神色，米福说下去：“我越看越觉得那像鬼屋，便不敢靠近，沿着大路斗胆走下去，却看到对面是一座高大的古代风貌建筑群，有拱门和望不到尽头的廊道，还有‘鬼火’……”“怎么会这样。那然后呢？”

“我又向左一拐，沿着大路走，只拐了一次就走回了旅馆。”

“你是从东面还是南面到的旅馆？”

“南面。”

“那必定是湖北路。最后一次拐弯前的路也许是泰安路，别的我就知道了，那边我没有去过。这样好了，明天晚上我和你一起坐地铁回来，走一遍那条路，一探究竟。”

第二天，两人乘地铁一路说笑，钻出“朗香街”，站在了天津音乐厅的广场上。

“走吧，你指路。”

米福带着郭浩穿过小建设路，走上了那条“砖路”。

“这不过是居民楼间一条普通的小巷嘛。”郭浩不以为意。大概是有人说话的缘故，郭浩一点儿不觉得阴森。两人就这样走上曲阜路，又拐进浙江路，路旁建筑上的夜景灯光暗淡了些。

郭浩悄悄附在米福耳旁，一脸严肃地说：“嘘，后面有人跟踪我们。”

米福先是一惊，回头看看，却空无一人。“你又在吓唬我。”

“哈哈哈哈哈。”笑着笑着，便来到了那间“鬼屋”，借着月光，两人看得清尖顶和它的轮廓。

“我们走近去看看。”郭浩号召道。米福却不敢动。郭浩便走近前，看到青灰的砖墙和“安里甘教堂”的保护标志。其实在这没有路灯的街角，若是走到更

暗的背面，郭浩也会挺害怕的。

“对面就是那古代风貌建筑了？”郭浩指指那红色“城堡”，“那鬼火不就是路灯嘛！你又在添油加醋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可里面很大，我们可能会迷路的！”

“怕什么，有我们两个人在。”说着，两人穿过马路，沿着路灯道径直走出了这一大片连为一体的仿欧式建筑，来到另一条街上。街灯很少，完全陌生。

“这可怎么走？大概向左？”米福问。

郭浩正在犹豫，忽然看到远方的“民生银行”标志。这是他从另一个方向看到过的啊！“直行，听我的没错。”当两人来到熟悉的建设街口，说句“我们能回旅馆了”，该有多么开心啊！

成就感之余，他们并未在意建筑群中一个飞奔而过的身影，还有两个四下张望的黑衣男子……

3

黄昏时分，一天的讲座结束了。方逸刚刚走出校门，准备步行回旅馆，就遇到一个女孩儿，指着地铁口，试探着问她：

“请问，那些下去的人都去了哪里？”

方逸打量着她——虽是现代正常的穿着，面容则不太寻常；语音语调则有明显的差别。

“那当然是地铁。你……该不会是从另一个世界‘穿越’来的吧。”

“事实上，我觉得我是从那个叫‘中华民国’的时代穿越来的；因为在教堂不小心触犯了禁忌，一路被人追击……”

方逸听她讲下去。“要不，你到我们的旅馆来吧，我们恰好有多余的房间。我们想听听你的故事。”

列车从铁道呼啸而来，卷起一阵凉风。那个圣约瑟女校的学生正靠在方逸身旁，有些发抖。

“我好害怕……这大盒子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好像要下地狱！”

“天哪，他们给你灌输了什么宗教思想！相信我，不会有事的。”听了这话，女学生小心翼翼地迈了进去。两人坐下。望着窗外闪过的黑暗与站台的灯光，方逸对她讲：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从一个车站下来，在这‘白盒子’里呆一会儿，再上去，就到了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就像做梦一样！”

女学生的眼中充满了惊奇与希望。

自习室中，同学们围在一张桌旁，听“民国来的女学生”讲她的经历。

“我回到学校，发现已经没有了教师和学生，一切都变了，只是那棵金黄色的树比那时更加灿烂……”

“渐渐地我发觉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以为早已摆脱了追击者，便在那一带漫步，观察周围的一切。肚子饿了，我便问一位中年男子，如何才能吃到饭。他觉得好笑，说当然要用钱买啊。我就掏出几枚银元来，问他能不能用，他说愿意和我对换。后来我从一个早点摊主那里得知，他给的价钱很公道。”

“还有一个问题：走在稍繁华的街道时，我这身装束总会招来行人异样的眼光，甚至被围观——那可真不爽！我就到津汇广场，换了这套正常的衣服，这才不那么引人注意了。”

“一天下来，我四处观察，你们的世界让我很好奇，我渐渐忘了追击的事，谁知晚上我在津汇顶层的美食花园靠窗的位置上吃饭时，看到了正穿过马路向我这边走来的两个黑衣教士，更可怕的是，我们还对视了一下。我赶紧从楼背面的一个出口跑出去，没命地向东跑。有几次就快被追上了，多亏红灯把他们拦住……”

“我累得没有力气了，还是没有甩开他们。我只好咬牙坚持。直到一个红色城堡建筑群，我七转八转把他们绕晕了，这才甩开他们。那天晚上，我在一个叫‘如家酒店’的地方躲了一夜。”

“第二天我怕他们找上来，就清晨离开，来到一片完全近代风格的建筑群，谁料想下午又撞见了他们。情急之下，我拐进一处民宅，从小巷一路跑去，跑到一处古朴的红色砖房，门开着。我不能走回头路，只得钻进去。里面太黑了，大概那两个人也不敢进来，便从外面把门锁住走了。借着窗户上透进来的微弱亮光，我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似乎有一些金属架子。”

“我正在为出不去而绝望，快日落的时候看管这儿的人竟然把门打开了，然后我就遇到了方逸姐姐……”

话刚说完，米福便兴奋地讲起那红色城堡。郭浩接着说，那篇完全近代的建筑应该是五大道；红砖房可能是天津公学，因为去听课路上可以看到窗户里的钢材。大家赞同之余，都问他：“你什么时候去看了这么多地方？”

遇到一位来自民国的朋友，这对同学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新鲜事。接下来的一天听课之余，他们交流了不少生活中的趣闻。晚上，她对大家说：

“我是不小心穿越时空的人，终究要回到自己的时代。今天中午梦里有人告诉我，时空之门将在明天早晨8:30再度开启，一旦错过，就很难再回去了。至于地点，梦中的场景是从高处眺望，灰白色的天空下是一片湖，湖上有小船划动，湖边有人放风筝，远处是高大的楼房……”

大家在天津地图上搜寻了一番，确定可能的地方只有天津电视塔。忽然有人提出：“你不怕那两个黑衣男子也跟去吗？”

“啊，我还真忘了。”女学生一下子有些惊慌。

这时候郭浩却说：“他们不会跟去的。今天早晨我在西开教堂门口画画，看到院子里一个主教在与两个黑衣男子说话。先是那两个人说，是不相信上帝的人，特别是攻击教义的人阻碍了他们拯救世人什么的。主教就讲了一通，大概如果说如果用暴力手段，宗教就没有任何意义，包容和接纳才是真义。还说，既然你们已经穿越过来，而宣扬宗教没有时代的区别，就留在现在的教会吧。他们还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深表感谢呢！”

“那太好了，我可以安全地回到同学们身边了！”女学生如释重负。

“明天正好是休息日，我们派一个人去送你吧，带你找到天塔。”大家最后决定让孙一然去。

大家把两人送到地铁站，并与女学生告别。方逸问她：“你还害怕地铁吗？”

“不怕了，谢谢你，方逸姐姐！”

天塔的观景台上，两人从窗户眺望一直铺向远方的高楼大厦。女学生说：“你们生活在新世纪，世界如此丰富多彩，真是幸福。”

“是啊，但是你也幸福。民国是风云变幻的时代、新旧社会激烈碰撞的时代。那时有博学多才的学术大师和胸怀天下、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现在提起那个时代，我们还有些怀念呢。”孙一然答道。

女学生直视她的双眼，回答：“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片刻，她突然察觉到了什么，递给孙一然一个红色按钮：“你会和我一起来到民国，两分钟内你一定要按下它，这样你就能回到现在的世界。”

圣约瑟女校门外的街道略显冷清。伴着学堂的乐歌，学生们正在操场上做体操。站在校门口的孙一然睁大眼睛环视四周。女学生指给她那棵树，金黄的树叶随风轻摇，美得像一树的阳光在流动。女学生忽然认真地说了句话，然后就摆摆手，消失在体操的行列中。她说：“惟愿此生灿烂如斯。”

回到自己的时代，孙一然发现手机上有三条相同的短信：“你猜猜我在哪里？”发信人是方逸、米福和郭浩。她看后暗自发笑：这我怎么猜得到？

她忽然感到，在这偌大的天津城，每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人生。这一天，不知又要多出多少新的故事呢。

2015年3月22日

谨以此篇纪念2014年秋季数学竞赛班天津培训

雷电捕捉者

自然摄影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我爱它甚至胜过我的工作。

我是“星云”自然摄影队的队长。种种机缘巧合，让我们三个聚到一起。我在街边拍野花时偶遇楠——一个热爱自然的文艺女青年；我和她在河边拍摄晚霞时结识了工科男迎光，他可谓是摄影装备上的“万事通”。志趣相投的我们，在植被茂密的高山上拍过昆虫和野草，在凉风习习的河边拍过波光 and 涟漪，在宁静安详的夜空下拍过月面和星轨……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欢乐、诗意的时光。

只有一样东西，我们时常谈起，每个人都向往它的魅力，却从未拍到过，那便是闪电。拍闪电的难度在于它毫无征兆地到来，又转瞬即逝。当你看到一道明亮炽烈的光带划过天空，马上按下快门，得到的仍会是一片黑暗——它已经消逝。

很多时候，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越想去追求。抓住闪电，把它定格在自己的相机里，便成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一个雷雨之夜，我号召全队各自在家抓拍闪电。我举起相机，对着黑色的天空连拍10张“黑板”，闪电却在下一秒到来。又试了几次，也都失败——我只恨相机不能1000张连拍。他们二人也没有佳作。

今天又有雷雨预报。迎光建议我们到雷鸣山谷去“捕捉闪电”。“向闪电宣战！”他在QQ上这样说。

没错，雷鸣山谷一点不辜负它的名字：特殊的地形让那里闪电频率大增。那里抓拍闪电的机会一定大些。

当我们三人背上装备，坐在迎光开的并不昂贵的越野车上时，已是晚九点。窗外是昏暗的夜和死一样的沉寂。天上乌云翻滚，墨色渐深。山路很险，好几个急转弯让我心惊肉跳，后排的楠也忍不住尖叫起来。

山路在一座二层的白色建筑前终止。我很奇怪，几年前我来时并没有这样的建筑。路被建筑迎面挡住。没有办法，只能进去看看。我们从前门进去，在一楼转了一圈——空无一人，走廊空空的，所有房间门紧锁，也没有后门。这让我们心中有点害怕。从昏暗的楼梯间上楼时，我们抓紧了队友的手。

二楼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中央有一个小圆桌，桌子一侧的一把椅子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士正凝望窗外。桌上有一支燃着的蜡烛，桌椅正对的窗户开着，山风吹得火苗不停地跳跃。借着烛光，我看到窗对面的墙上有一幅画像，我认出

那是本杰明·弗兰克林。

“你们好，请叫我陈先生。”这声音代表着一个沉稳的人。说这话时，他甚至没有回头。

“你的名字？”迎光在前面，我们走到他身边。

“那并不重要。”陈先生似乎并不关心我们的身份和来由，“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今天，我将抓到闪电！”

我相信他说的不是摄影。我问：“怎么抓？”我得确认，我没在跟一个疯子说话。

“像他那样！”他突然站起身，一指墙上的画像。接着，他走到窗前，指向窗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山谷腹地立着四个大圆筒，各有二三十米高，顶上还有尖尖的针。夜色昏暗，看不清颜色。

“看哪！”他兴奋起来了，“楼上的避雷针是防止危险，我的引雷针是要收集闪电的巨大能量！我把雷电引到巨型电池里，让雷电的能量为人类造福！你们知道一电池能收集多少电能？一个小型火力发电厂一年的发电量！一个闪电就够了！”

我们三个对视了一下，眼光中不知是敬意还是怀疑。

第一个雷来了。一道闪电横贯天空，接着雷声滚滚。这闪电粗且长，这雷声比我之前听过的雷声都更长、更响。

“哈哈，来吧！”陈先生张开双臂，指向天空。

几个雷后，一个雷劈向一个圆筒。筒身上的条形红灯从底部向上伸展，如同充电进度。陈先生已然欣喜若狂：“好多的电！”

然而红条直冲筒顶，接着轰的一声，圆筒倒了，重重的砸地声与雷声混在一起，听不清。

陈先生立刻变了脸色：“超量了？不可能啊……”他喃喃自语。

陈先生一拍桌子，烛光晃了几下，几乎熄灭。“不行，我得到四个电池塔中央的控制室去关掉系统，避免更大损失。”

楠说：“雷电这么强，靠近高大物体太危险了。”

陈先生足下生风，向楼梯走去：“我已经经历太多失败，我不能再失去一切！”“噔噔噔”的脚步声响起，然后消失，留下默然的我们。

片刻，我向开着的窗举起镜头：“开始工作吧。”

拍了几张，与其说拍不出好照片，不如说没有平静的内心、没有耐心。我们

知道窗外的黑暗中，一个人正冲向与命运的决战。雨渐起。我们只听到雷声雨声、看到闪电纵横，那个人如同已被黑暗吞噬。

“轰隆隆！”又一个雷劈向了三个立柱之一。同样的事发生了，立柱轰然倒塌。桌上的蜡烛猛地震了一下，被山风吹灭了。事情太突然，让人不知所措。

我突然说了句：“他怎么出去的？”说罢就跑下楼去。队友们马上跟了上来。只见一楼正门对面出现了另一扇门——门开着。

“我们应当出去，到野外去！拍出极致之作！”是迎光的声音。

“这……非要冒这个风险吗？”我有些担心。

“也不是没有在雷雨天走过路。只要远离高塔，应该没问题。”楠说。不同于一些胆小的女生，为拍到美丽的瞬间，她不惜跋山涉水，而这已练就一个勇敢的女孩。

她这么一说，我也没有了劝阻和打退堂鼓的空间。我们三个走出去，却发现雷声停了，只剩下小雨轻轻落下。

“刚说话时还在打雷啊。”我说。

迎光环顾四周，接着等了一会儿，雷声始终没再响起。“看来雷已经停了，我们去找找陈先生吧。”他提议道。

我们三人一字排开，踏着泥土和野草，走向山谷腹地。四个圆筒原本排在方形四角的位置，远处两个已经倒下，左上角的向右下倒，右上角的向左下倒，倒成一个“”。我感到这或许有特殊含义……

细雨中我们走到“方阵”近前。

“轰隆！”一个球形闪电在“”交叉点上空炸开了。奇怪的是，它的位置只在两三尺空中。我们都没急着往回跑，或许是被震得麻木了。

接下来的景象让我们惊讶得忘记了举起相机：那闪电如同一个生物，一步一步移动着，轨迹首尾相连，就在我们面前低空忽上忽下地画折线。忽然闪电向着楠移动过来……

“楠，快闪！”我连忙喊道。楠向左侧一跃。

闪电从楠身边飞过时，竟放慢了速度，成为一个缓缓移动的光球，如同在空中漂浮着。楠拿出身上别着的捕虫网，向它一挥……

每当看到楠的捕虫网，我都会想起一件美好的事。即使是紧急的现在，我也管不住我的联想：

楠还是个小女孩时，喜爱追蝴蝶。有一次她用手抓住虫网里的蝴蝶，没想到

捏伤了它，松开手时，它已不能再飞翔。地上的蝴蝶渐渐不动了，它身上落下楠的泪水。从那以后，每当楠网住一只蝴蝶，她都会把虫网倒扣在手上观赏片刻，便将它放飞。她再没有伤害一只蝴蝶……

还好人的思维很快。迎光的叫声把我叫了回来。我看到网中的光球还在燃烧。迎光喊道：“快把网扔到水里！”

楠把网兜扔到附近一个水洼中。燃烧停止了。山谷又恢复了安静。雨却没有停。

借着云的弱光，我们三人回到车上过夜。

第二天，我们又下车来到山谷。天已放晴，一片蔚蓝。

白楼还在原地。一楼的所有房间门都可以打开，但都是空的。二楼却还有一桌，一椅，一残烛，弗兰克林的画像还对着开着的窗。

走出后门，四个圆筒，两个倒的，两个立的，竟都无影无踪，只见茫茫野草。没有什么中央控制室，陈先生也失踪在雷鸣山谷。

楠一声欢叫：“快看那是什么！”

昨天的水洼中是楠的捕虫网，网中有一颗球，覆着尘土，异常沉重。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科研机构研究了球的结构和材质，发现其中有精巧、复杂的内部结构。内置的电池，比能量比Li-SOCl₂电池还高数倍；电源带动内部强大的发光、放电、驱动、悬浮多个系统，多项技术领先世界。发言人称，研究透这个球体，很多项工业技术水平可以推进10年……

更神奇的是，洗净尘土后那是一个光亮的金属球，表面绘着一个人的头像。我们三个一眼就认得出，那是陈先生的脸……

2016年7月31日

时空漩涡

那天放学路上，小M兴冲冲地告诉我：

“今天我有一段奇遇！早晨出操，我起床时不小心又迷糊着了两分钟。再醒来，宿舍已经没人啦！我一看要迟到，赶紧冲到四楼楼梯口，向下跑了一层，你猜怎么着？我还是在四楼。又下一层，还是四楼！我这是掉入了时空漩涡，出不来了。我索性回到宿舍接着睡了。

“级部干事发现我们班少了人，从操场赶到宿舍楼想抓我。他从一楼向上跑一层，还是一楼！又上一层，还是一楼！他气急败坏，从门出去，回操场了。怎么样，你可别不信啊！”

“鬼才会信。”我没好气地说。他总是整些不着调的东西。

谁知道后来我就信了“时空漩涡”这个东西，因为我亲眼所见。

那天中午我跟父母去赴宴。父母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路过三中时，警戒线内一群学生正等着私车或公交来接。人群中有张脸那么熟悉——是小H！我远远地向她招手。她看到我，微笑示意。好想把这一刻定格下来，永远珍藏。

一年前，我和小H还是校友。她是那样优雅可亲，在楼道里遇见她能让我开心上一整天。只是后来她转学了，之后我只与她在校门口偶遇过几次。

又走了一会儿，妈妈接了个电话，说让我回去吃，因为她的朋友们都没带孩子。我本该不高兴的，可那天我特别高兴——我要回去找小H，开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

可当我回去时，刚才小H站的位置格外空旷——她已经走了。我在线外默默伫立了一会儿，听到一些议论声。他们说，小H要搬家了，随父母搬到一座远方的城市去。今天她刚刚与所有朋友道了别。听着这些，我简直想哭出来。

回到家，我赶忙拨通了小H家的座机。早就从别人那里记下了这个电话，却从未打过。有这个电话，我就觉得安心。

接电话的是小H的姐姐。寒暄几句后，我问：“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怕你伤心。毕竟你们已经不再同校了，这么大个城市，偶遇的机会那么渺茫，这和远离没有什么区别。”

“那她还会回来吗？”

“……这样吧。你听说过‘时空漩涡’吗？我就会这个。我可以让你每次放学经过三中都能远远地看见她。”

“真的吗？”

“不假。她跟我说起过你，说你活泼、开朗些会更好。希望她的微笑能感染你，让你做到这一点。”

第二天回到家，我拨通了小M的手机。

“你说的时空漩涡，我今天信啦！”

“信了吧？我说过什么来着？我很靠谱的！”

“对了，那你那天最后是怎么从楼上下来的？”

“这个嘛……”

2016年8月4日

樱花雨

小樱是我的小学同学。当时不熟悉，十年后我和她却成了QQ上的好谈伴。

“小樱”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得名于她的QQ昵称“何时又见樱花雨”，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我们谈得最多的是音乐。她绝不把听音乐当成单纯的放松心情，而是探寻每一段歌词的含义和每一段旋律的象征意义。读着她优美的文字，我一次次感觉到她确实是在用心聆听。每当遇到好听的音乐，我们总会分享给对方。

那一天，小樱发来一条消息：

“我想见见你。今晚八点，广场那家西餐厅。”

我想，这太直白、太突然了，有些不符合她的风格。

我早早地来到西餐厅。餐厅装饰得非常雅致，显示出它与“洋快餐”们显然不是一个档次。大厅中央有一架白色的钢琴，琴声轻轻地回荡着。凝神一听，是《Of Strength and Sorrow》。我疑惑地皱皱眉，哪有在餐厅弹忧伤曲的？走近一看，坐在钢琴后的不是别人，正是小樱。

我点了一杯奶茶，找了个钢琴旁的位置坐下，一边品一边听。小樱弹得很投入，一曲终了，才回过头来，看到我。“你等我一会儿。等客人都走了，我来给你弹。”

不时有客人递来纸条，那是他们付费点的曲子。不必说，都是些欢乐曲，比如《梦中的婚礼》或者《Santorini》。没人点歌时，曲子是小樱自己选的。很奇怪，她一有机会就选伤感的曲子。她甚至弹起了《Rue's Farewell》中的旋律，就差直接弹葬礼进行曲了。我默默为她担心，担心客人会反映她扫了自己吃饭的兴致，老板会因此解雇她。好在大多数人边吃边聊，没有在听。不仔细听，或许还觉得挺优美呢。

食客一桌桌离去，到最后大厅只剩下小樱和我。只有一盏淡粉色的灯亮着，微弱的光轻轻洒在地上，比窗外的路灯车灯还要暗。“歇一会儿吧。”我说，“刚才我给你要了甜点和奶茶。”我指指对面桌上。小樱并不来吃。“谢谢你。不过我叫你来，是要给你弹一首曲子。”

琴声响起，在安静的大厅中显得清晰明亮。她弹的是我熟悉的《The Wind of Change》，这让我心里一动。一曲终了，我迫不及待地说，我听过并且很喜欢。“很奇怪，我们谈到过那么多Bandari的曲子，却唯独没提过这《Wonderland》

的第一曲。”我说。

“这个曲子与我的一段记忆紧紧连在一起，我不想也不必赋予它别的含义。它最初是一个弹钢琴的小哥哥弹给我听的。他说他当时在研究一个课题，叫‘音乐语言与视觉语言的联系’，有趣吧？”

“如果能找到些明确的联系，倒很有意义。”我想了想，答道。

“他弹这首曲子，然后问我脑海中浮现出什么画面。我就闭上眼睛，告诉他，我看到樱花树下粉红色的花瓣随风飘舞……”她陶醉在往日的回忆中。

“我就不是这样的感觉。它让我看到风雪之夜，远方的城堡上有进金星在闪烁……”说着说着，我才发现钢琴前的小樱并没有那种讨论音乐的充满兴致的神情，而是黯然神伤。

于是我转回话题：“后来呢？”

“他走了，而我一直舍不得……”她说得很简洁，语调却饱含深情。她克制住自己，没有讲更多：“你也为我弹一曲吧。我听过你写的轻音乐。要说你不会弹琴，我还真不信。”

“我来弹一首《Sakura iro no yume》。”我想了想，说。

“你不是要刺激我吧。那不正是在飘落的樱花中怀念故人的伤情曲吗？”她的反应很强烈，不知是嗔怪还是委屈。

“我不这样看。悲歌中也有美丽，这是你说过的话。这首歌确是离情的抒写，但我觉得它很美。人生在世，无非留下种种美好的记忆。你拥有你的故事，不正像我们拥有了这首歌吗？”

听着听着，小樱微微点头，脸上绽开了笑容。“你说得真好。其实我会唱的，你弹我唱吧！”

无法忘怀的人的身影

回归远方天空时，樱花将飘落凋零

.....

不得不承认她的歌声很美。当歌曲进入回旋的高潮，一棵樱花树忽然出现在琴架上，接着是点点樱花，飘落如雨。

“我又看到樱花雨了！”小樱兴奋地说。

2016年9月1日

逐影

本故事献给仁予、so far so near和Judy

Day 0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令我颤抖的一幕：

太阳刚升到半空。绿茵场上，全校同学列队举行升旗仪式。我与学生会的伙伴们在各班队伍后面站成一排，头上的小黄帽是我们鲜明的标志。我们在草地上投下一排斜长的影子。

但是，没有我的影子！我脚下那片草地的亮度与周围丝毫没有区别！

我的……影子……

我正处于一个金碧辉煌、灯火通明的大厅，但这里并不热闹，而是只有我一个人，寂静得可怕。低头一看，我脚边又是没有一点影子。这里隔几米就有一盏吊灯，可总该有本影、半影的区别吧？

可怕的情景如同小说中的伏笔一再出现，就显得更为可怕，因为这意味着那不是错觉，不是偶然，而是甩不掉的梦魇……

“啊——”我尖叫起来。我挣扎着从梦中醒来，却发现小臂碰到了冰冷的东西——有人在我床上装了金属环，把我的小臂箍住了。“你是谁，你要干什么！”我想挣脱束缚从床上跳下来，没有成功。

“别紧张，我是梦幻城派来的信使机器人。我们要求你去参与一场关乎梦幻城安危的游戏，怕你不愿意，就只好委屈你了。”这是一个闪烁着蓝光的半圆柱体形机器人出现在床的一旁。

“先不说别的，为什么非要是我？凭什么把我卷入你们的安全问题？”我怒气未消。

“这是结界的指示，我们也没有办法。等我说明事由，你就明白了。”

“好，你先让我下来。”我说。

机器人打开金属环，然后启动一个光镜传送门。随即我们就离开我在梦幻城的居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高楼错落，车辆来往，街道上的行人大多是地球人的模样。

“这是在梦幻城吗？倒像地球上的某个城市。”

“没来过是吧。这正是位于梦幻城极光区东北部的，完全仿照地球样式建立的地球城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好了，现在我们从800年前说起。”我们刚才还走在地球城的街道上，现在却置身其外，整个地球城和周边区域缩小为我们面前的一块大沙盘，我们脚下的地方似乎是虚拟空间。

机器人继续讲下去。“800多年前，梦幻城正处在第一次大扩张时期，梦幻城人没有浪费它们这个整个梦幻世界最好的区域，几十年间就把梦幻城由一个小镇扩张为一个大都城，确立了它梦幻世界首都的地位。但这一过程也受到了一些阻碍，比如这块土地，当时被两个魔幻世界来的暗系法师占据着。”

“梦幻城人急切地需要这块土地来建设城市，但两个法师不同意搬走，多次协商都没有结果。当城市已经包围了这块土地，两个法师还是固守在那里。”

“梦幻城人等待不及，一天晚上一群居民闯入了这块领地，想要驱离两个法师。两个法师大怒，违背魔法师的规矩以魔法还击，还冲出领地，进犯周围的城区。不会魔法的人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冲突一发生，上百居民被击伤，数名居民甚至丧生。”

它讲述时，沙盘显示出法师的领地和交战区域，隐约可见激烈的战斗。我评论说：“虽说是防卫，但这很过分。”

“这时有一位来自地球、旅居梦幻城的地系法师前来支援，最后制服了两法师，将他们封印在这里的一处小山丘中。两法师不甘失败，在封印结束前将能量注入了一个复生结界中。”

“复生结界是什么？”我问。

“一定期限后，特定条件满足则封印解除，否则封印留存到正无穷时间。当时地球的法师也注入能量抵消结界的效果，最后的条件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最后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这场游戏啊！这是一场身份判别游戏，将有6人参加，其中4个是真正的地球人，除你之外，都是和你年龄相仿的青年，另两个则是那两个法师的人形化身。想来800年间他们一直在研究地球人的性格特点，以争取骗得你们的信任——因为你们四个人中任何一个与他们之一握手，你们四人就输了。只有在一周内，你们四人通过交往确认了身份，两两握手，才能获胜。”

“问题在于，来梦幻城的地球人彼此认识得比较多，要找出四个彼此不认识的地球人也不容易。所以，你就不要推辞啦。考虑到一旦你们输了，两法师可能出来复仇，我们已转移了附近居民，也请了几个魔法师来助阵，不过冲突的结果总是不好预料的，最理想的结果还是赢得这场游戏。走吧，我带你从空中总览一下你们的游戏场。”

随即，它牵引着我从空中飞过地球城。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横穿全城。“它叫生命之河。你看到河中央那座黑色圆盘形建筑了吗？那是你们每晚聚餐的地方，只有在那里四人共同握手才是有效的胜利条件。这是固定的交流环节，除特殊情况另行通知外，每人每天都必须出席。”

“怎么不见有桥上去？”我提出疑问。

“时间一到，自会有的。那桥只有你们6人才能登上，而且你们一上桥，全城漆黑，这个餐馆白灯点亮，颇有几分科幻电影的味道。”

“这个游戏场是地球城一部分的虚拟再现，略有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加上了你们6人各自的住所和工作场所，这二者可能不在一起。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游戏场是有边界的，一旦有游戏者触及边界，立即判他所在的一方负。六个边界面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四条大街，任一建筑地上10层天花板、地下2层地板。”

“啊，快到第一次晚餐，也就是见面会的时间了。看一下你居所兼实验室的位置，然后你就会被传送到餐厅圆桌旁，游戏就正式开始了。”

这想必是“命运之轮”餐厅的顶层，一个旋转餐厅。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窗，但外面没有一点光亮。圆桌上方有一个设计简约的圆形吊灯，整个餐厅都被镀上了一层淡淡的白光。桌上已摆好各种菜肴，但桌子周围六把椅子上坐的六个人都没有开始吃饭，而是打量着彼此。我看到五张陌生却亲切的面孔，五个和我年纪相仿的青年，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交替而坐，看不出谁有什么明显的不同。“真可怕，这其中有两个是我们的敌人。”我心想。

见没人说话，我决定打破僵局。“开始吃啊！菜都来了怎么没人动呢。”说着夹起蘑菇片吃起来。气氛放松下来，大家纷纷开始吃饭。

我右前方的一个男生说话了。“关于这游戏，我想说两句。我以为，人性中有很多高贵、美好的品质，只有人才能真正拥有和践行。暗系的魔法师研习再长时间，也不会懂。”

我对面的女生响应道：“你说得有道理。我们与其相互猜疑，不如用真诚的心

去相处。伪装者迟早会露出破绽的。”

右前方那个男生说：“我们中有4个人经过这次考验后，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来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都说好，停下手中的碗筷。

“那我们按俯视顺时针顺序，我先来好了。”右前方这位同学精确的用词引起了“扑哧”的笑声。他站了起来——一个高个子男生，穿着灰色的衬衫和棕色长裤，面容干净整洁，眼神似乎很深邃，显示着深沉的思想。

“我叫张子星，在一个流星雨之夜降临人间，也许这恰恰预示着我后来与星空结缘。我在梦幻城主要从事天文的观测和研究，对星体的形态和太空景观很感兴趣。嗯，如果你们看过哈勃等航天器拍摄的壮美图景，应该能理解我发自内心的好奇。业余时我喜欢弹吉他，玩点音乐。希望我们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大家鼓掌。我右边的女生站起来说：“能不能不这么严肃，搞得跟面试似的……”她长发及肩，圆圆的脸，外表、声音都很娇柔，想来是个文艺的姑娘。

“我叫柳小荷，是地理学会的成员。我在风景秀美的乡村长大，一直向往大自然，喜欢看地理书，以此了解山川河流和它们背后的奥秘。我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常画的是水彩，风景、动植物、建筑都画过。这两者还是有个结合点的——我会为我生活过的地方画一份属于自己的地图。”

听到这儿，我差点说出来，我也爱画地图。不过还是先介绍自己好了：

“我叫郭浩，现在在梦幻城做些物理学的探究，比如流体的一些特性，不过这是近一两年的事了。更早时候我来梦幻世界是为了旅行。旅行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五六年来，我去过梦幻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还环游了现实宇宙和魔幻世界。”我有意识地没有展开，而是结尾：“我相信胜利属于我们。”

我左边的女生留着清秀的短发，戴一副眼镜，面容端庄而有亲和力。“我是谢颖华，高中以来参加数学竞赛的经历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数学，现在我在尝试探究高次代数曲面的特性，这项工作有时让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名艺术家。业余时，我喜欢看动漫，有一个自己的动漫收藏集，不知这里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动漫的人来和我分享呢？谢谢大家。”

左前方的男生个子中等，眉宇间却有一种不凡的气概。“发现大家代表不同的学科，我则是化学的代表。我叫孙靖宇，偶然接触有机化学，它让我深深着迷。成为全合成领域的大师是我的理想。我爱好书法和古典诗词。今天来到这里，我想说，既然命运选择了我们，就让我们承担起这份责任，积极地参与，谨慎地决断，

为避免一场冲突尽最大的努力。”这番话赢得了比礼节性鼓掌更响亮些的掌声。

对面的女生梳着马尾，外表显得活泼、清新，让人想起灿烂的阳光。“我是何雪阳，应当是我们中生物学的代表，对植物学很感兴趣。欢迎大家找我探讨生物问题，也希望你们多来我实验室里玩。就不多说了，大家快点吃吧，菜都凉了……”

我夹起一块土豆，边吃边说：“真是的，刚才一边吃一边说就好了……”

Day 1

游戏第一天，我早早起来，希望画份地图、熟悉一下游戏场的环境，也思考一下该如何了解其余5个人。毕竟，昨天散得匆忙，连联系方式都忘了留，现在想找他们也不易啊。

游戏组织者考虑非常周到，把我的住所和实验室整体复制到生命之河北岸西面的一块空地，冰箱里连一片面包都没有少。因此我的早餐就自己解决了。我抓起绘画本和各色水笔，就出发了。

我家不远就是北方、西方两条大街的交叉口——游戏场的西北边界。走到那里后，我开始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转，同时在地图上绘出街道、主要建筑位置等。看到有特色的建筑，我也简单描绘在另一页上。这城市与地球上的城市十分相似，商场、餐厅、医院一应俱全。

有一块街区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如同一个城市公园，却又很奇特——整个街区是一个小山丘，山顶的高度超过四周六七层的楼房。我带着好奇心，开始踏着青草向上攀登。坡度不小，还是费些力气的。

站在小丘顶上的平台眺望四周，的确可见不少风景。四周错落的楼群，缓缓流淌的生命之河，头顶的蓝天，脚下的绿草，让人心怀舒畅。但我依然觉得城区中出现这样的小丘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我从另一边下山。下到半山腰时，我发现在背阴面少有人经过的地方嵌着一块石碑，上面有梦幻城古老文字写的碑文。我正愁看不懂，绕山转几步就看见一块中英文的介绍牌：“地球城地区曾经的占有者，两位暗系魔法师，封印与此……”接着是那次冲突的简介，和机器人讲的大致相同。我一边读一边默默点头。

历史的恩仇历经年华，像这样被人遗忘在城市的角落。如今地球城已成为梦幻城中地球的窗口，来往繁华（至少游戏中还是这样）。下山丘时我还在深思。孙

靖宇说得对，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争取这里的平安。然而这又很复杂，难以捉摸。我如何才能甄别出真正的朋友，又如何让真正的朋友相信我的真诚？

还是轻松些、自在些吧。我就是那四分之一，不必伪装，应该像我真实的生活一样。我要在这场大冒险中展现出自我。不过现在，让我先享受这一个人的旅行吧。

在等红灯时，我突然发现对面人行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长发飘飘，背着画夹。到对面后，我喊道：“小荷！”

“郭浩！”她回过头来，看到我，很是欣喜。

这意外的相遇拨乱了我平静的个人旅行节奏，也让我心里有些甜蜜和紧张。交流几句后，我们发现了共同的兴趣和目的，就决定一起走。我们愉快地谈起了各自有趣的旅行经历。要知道，在这之前我还从没有和女生并肩走过这么长时间呢。

“咦，你画地图的方法和我不一样。”到一个十字路口，我补上几笔后，看她的图，只是一些简单的线条和标记，而且各局部是分开的，尚无整体的图景。

“对，这是我画城市常用的方法。街区一般是多边形，又以矩形最多。只要对角度和街道长度有个估计，标好方位和其它必要的信息，整理出全图是不难的。”

“嗯，学地理的同学果然比我这个业余玩家要专业得多。”

“我不是也在玩吗？专业的测绘要借助控制点，或者用航空摄影、遥感卫星成像。自己画图只是为了开心，想获得探索的乐趣吧。”

转过几个街区后，她驻足在一处灌木丛前，开始用水彩描绘灌木和上面的花朵。我则开始用黑水笔描绘对面建筑的线条。正画得专心，她忽然转过身，用红色水彩在我本子上的空白处画了一笔。“我帮你画一笔啊！”她坏笑着说。

“讨厌！”我也在她画纸上加了一道黑，“那我也来帮帮你！”

一会儿，我们一起亮出自己的作品。看到她把那黑色扩展为停歇在灌木上的黑鸟，而我在建筑的背景上加上了彩霞，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那一刻，我忘记了自己是在一场游戏中，也忘记了柳小荷可能是我的敌人。我只感到我放下了面对陌生人的严肃和拘谨，快活得像个孩子……

转过北岸的24个街区，我和小荷来到南岸。在一个临河的观景台上，我们欣赏着北岸起伏的高楼形成的天际线。

“如果能画出对岸楼群的一幅图卷，想必会很棒。”我说。

“我来试一试。”小荷换上一支细些的水彩笔，支起画架，忙碌起来。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她的绘画功底的确了得，下笔很稳，速度又不慢。不出半小时，她的图就画好了。河水用一条蓝线带过，建筑的轮廓和主要线条用各色勾勒出来。她没有画背景，却使画显得更为精致。

在我欣赏画时，小荷靠着栏杆，凝视着河水。这时将近正午，当空的太阳在水中洒下点点跃动的金光。她轻声赞叹：“真美。”

接着，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今天和你画画真开心。我们做个朋友吧。”随即，她伸出了她的手。

我突然一皱眉，指着对岸那座小山说：“等等！你在画上为什么没画那座小山丘？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你在说什么啊。”小荷显出茫然的表情。

“你没去过是吧？那我告诉你，那是两个魔法师被封印的地方。是不是害怕我问起来说漏嘴，才没有画出来？是不是漏了破绽？”当时的我或许是被一种探案新线索的成就感支配，我无法理解我那时为什么那么确定，那么刻薄。

“你……怎么可以这样怀疑我……我去过的，但不知道它和魔法师有什么关系……我就是画漏了，只注意画高楼……”说着说着，小荷委屈地抽泣起来。

我很快就开始责备自己。的确，我太敏感、太武断了。谁做事没有个什么差错呢？也许小荷通过半天的接触决定给予我信任，我却用人际关系中这最可怕的怀疑来伤害她。

“对不起，小荷。”我面向她，正视着她泪痕未干的脸，“我太武断了。我收回我的话，向你道歉。”

平静下来的她原谅了我，“没事，我能理解。我们继续吧。”说完还对我微笑了一下。我心里越发觉得对不起她。

一点多时，我和小荷走到了环球商城。它位于南中轴线上，集超市、服装、餐饮于一体，是地球城具有标志性的最大的综合商场。

“你饿么？要不，去吃个午饭？”我问道。

“没事，我早饭吃得晚，不急。”

“那我觉得我得去补充一下能量了——下午你有什么打算？”

“剩下的街区我已经画过了，在遇到你之前。我家就在南岸这边。我就……去商场地下的超市买点东西。你去哪里吃饭？”

“我就去六层的美食花园吧。吃完我就自己把剩下的街区转完吧。”

“好，那我买完东西去六层找你，之后我就回家啦。”

我在美食花园吃完面刚要离开，小荷提着东西跑了上来。她在附近一张空桌旁放下东西，然后掏出一张纸来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图上是一些矩形的组合，还标着店铺的名字和电梯。

“一层大厅的平面图。我发现画室内图也挺有趣的哦。”

“有趣。那……你吃吧，晚上见！”我说。

“晚上见。”

下楼时我注意到这商场每部直梯都有编号，我坐的是5号电梯。到了一层展开图一看，却发现她画了1、2、3、4、6、7、8、9号，偏偏没有画5号电梯。这又是什么？

下午五点左右，何雪阳正在环球商城的一家饮品店的柜台前挑选饮料，忽然听到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张子星。他问：“你是想喝一杯奶茶吗？”

“是啊，偶尔给自己一点奖赏。”

“那我们一起去吧，你那一杯算我的。”

“谢谢。”

两人面对面坐下，一边喝一边聊天。张子星道：

“我刚去买了些东西，让商场送到我家去了。你呢，下午在忙什么呢？”

“没什么，只是闲逛。你去过那座塔吗？”何雪阳指指窗外，“这里的展览馆竟然在一座塔里，多奇怪啊。”

“还没有，只是远远地看过。我觉得它的外观设计很现代。我还听说塔的最高层有个观星台，设备非常好，只可以游戏规则有限制，我们不能去。”张子星显得有点遗憾。

“哦，这对你来说一定是个遗憾——还是说说游戏的问题吧，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创造一些机会让大家去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你玩音乐吗？”

“音乐？还是听得比较多吧。不过我会弹钢琴。”

“那真的很棒！我是一个吉他手。我正在考虑安排一场与音乐有关的活动呢，等我准备好宣布给大家吧。对了，我可以到你的实验室去做客吗？”

“当然啦。”何雪阳笑了笑。

.....

两个人这样聊了好一会儿，到了晚餐时间，就一同前去了。

我赴晚宴时，先是发现我和柳小荷同时到达，接着发现我和她是最后两个。

“哟，你们一起来的？”孙靖宇问道。

“没有啊。”我说。柳小荷接下去说：“不过我们俩一块儿画了大半天的地图.....”说这话时，她脸上微微泛红。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呢？”谢颖华推了推眼镜，说道。

于是柳小荷铺开了她的地图，显然是精心整理过了，线条整洁，色彩协调，赢得了大家的称赞。张子星说：“你真棒！”谢颖华说：“好想拿去复印一份。”我都快不好意思展示自己的作品了。传看我的作品时，孙靖宇笑了：“怎么吃的地方标注得这么详细？”我便回答：“因为我是一个十足的吃货啊！”大家都笑。

今天的交谈比前一天轻松很多。临近结束，孙靖宇说：“昨天我们太着急了，连地址和联系方式都忘了留，我们来留一下吧！”很快我们每个人都记下了所有人的地址和电话。他又说：“为了增进大家之间特别是对我的理解，我邀请在座所有人明早七点去参观我的实验室，一定来哦！”

宴毕，我们彼此道别，各自回家。望着夜幕下的明亮都市，我心想：你问我哪两个是魔法师，我怎么知道？

Day 2

我们都很守时，孙靖宇提前十五分钟在实验室门口等我们，其余五人都至少提前五分钟赶来。等大家到齐时，我已沿建筑外围转了一圈。孙靖宇的住所兼实验室设计得很有现代感，屋顶是一个曲面截口，俯视时轮廓呈电子云形；侧面密铺着六边形材料，或许是代表稠环芳烃。听孙靖宇说，每个“苯环”都有多色光源，到夜晚可以设计闪烁图案呢。

“快请进来！”孙靖宇招呼大家，“我们直奔主题，请看我的化学实验室！”

大家跟进屋子，穿过客厅，走廊右侧有一扇锁着的门。透过圆玻璃，我们看到平整宽大的实验台、水池、试管、药品柜。“似乎和学校里的化学实验室并没有什么两样啊。”我评论道。

“别急呀，这只是最普通的实验室。”孙靖宇说着，开始转动门上一个罗盘形状的圆盘。里面“轰”地一响，完全变了样子。

走进一看，房间大半空间被一个上接天花板、下落地板的巨大容器占据着：容器被一种透明物质填充，不过有许多装有化学试剂的空腔。孙靖宇介绍道：“这是一个填充特殊合成材料的反应装置，每个空腔相当于一个反应容器。比如要实现反应物的混合，只要在两空腔之间打通一条通道，上面空腔里的反应物自然就进入下面空腔了。”

“可是谁来打通这个通道呢？你没办法伸手进去啊。”谢颖华提问。

“没关系啊，我有多功能机械臂，它就装在反应器顶上，你们走进些就能看到。它不仅能装药、打通通道、挖新空腔、取产物，还能放热升温，增加压强，控制加药速率……它堪称机器人设计的一大杰作！”

“别光说不练啊，你给我们示范个实验吧。”张子星道。

“好，那就来个现象漂亮的——金属钠的燃烧实验。”孙靖宇从身后的数字化药品库里取来金属钠和空气，分别加入左上、右上两空腔，接着又控制机械手将它们集中到下方一个大空腔中，让机械手加热，明亮的黄色火焰腾起，不久后熄灭。

这时谢颖华又问：“你的空腔体积有限，难道不怕爆炸吗？”

“这正是选取这种合成材料的原因啊，它不仅耐高温、比热容高，而且质软，有一定的弹性和流动性。空腔体积的变化可以缓冲气压。除此之外，这个装置还有一套气压调节系统。比这劲儿大得多的实验我都做过。它可以承受铷、铯与水反应这样的实验，你能相信吗？”

我走进他的操作设备，看到有不少参数显示在显示器上，便好奇地问：“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马上要向各位介绍的，本装置另一大神奇之处：纳米探测机器人。你们看来空腔中除了气体空无一物，其实漂浮着数以千计的纳米机器人，它们在随时监测着空腔的温度、压强，甚至可以取样测定气体、液体的组分和物质的量分数，并把结果返回到我的电脑上。这在有机实验中有大用场。有机实验副产物多，条件不易控制，我则可以根据实时参数了解反应进程，随时控制反应状态。下

面我来为大家制点有机物。我们来制3-苯基丙烯酸。”说完，孙靖宇又忙活起来。

一旁，谢颖华饶有兴致地看反应器，我则对参数监测和控制的部分更感兴趣。何雪阳看看张子星：“真是神奇的装置。”张子星道：“没错。”

由于设备先进，实验进程很快，一会儿孙靖宇就操作机械手取出了产物，注入到墙角一个黑色箱子状的仪器中。他介绍道：“这是我的另一大神奇装备：有机分析仪。它可以探测有机物的结构，甚至确定结构式！这种仪器投入使用不久，化学界出现了一个有机物小爆炸！”

看了下电脑上的分析结果，他又讲道：“这就是我有机物合成和性质研究的主要装备了。有机世界确实是充满奇妙，学到一定程度，你就发现许多现象难以解释；基团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质就像人的脾气，捉摸不透。但这也恰恰是它令人神往的地方。有机合成给人一种从技术走向艺术的感觉。那就是我的志业和归宿！”他说得慷慨激昂，最后大家都为他鼓起掌来。

其他四人先后道了些赞赏和感谢的话，就告辞了。孙靖宇送客到门外，我则在客厅看起墙上挂的一幅毛笔字来。那是一首七言诗：

吾本天涯一孤旅，向东向西向南北。
褴褛不辞登峰苦，雄心早与白云飞。

诗题《自叙》，署名仁予。

“你不急着走吗？”孙靖宇回头看见我。

“反正也没事，多聊一会儿——那幅字是你写的？”

“是啊，古典诗词和中国书法都是我的爱好。”

“仁予呢，你的笔名？”

“对，仁爱、给予的意思。”

我点点头，说：“后两句写得确实好。追梦的道路总是坎坷，但如果有你诗中那种坚定的壮志雄心，就能在处境的变化、时间的考验中不轻易放弃。”

“是啊，我处在一个强手如云的团体中，不少人天赋稟异，实力碾压大众，时常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然而我渐渐明白，路是自己走的，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坚定前行的自己。”

客厅茶几上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孙靖宇站在一间教室讲台上的照片，他在讲话，表情很严肃，有些愤怒。“这是……”

“哦，这个是我主持团活课的一张照片，我是班里的团支书。那次是一个以“爱国”为主题的讨论会。我做了很多准备，但开会时像往常一样，大家都低头做自己的事，没有人响应。开了一会儿实在进行不下去，我就生气地甩下一些话，下台去了。”

“你说了什么？”

“我说，这世道难道真的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吗？等敌人来了，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你说，我不爱国，放过我吧，他们会理睬吗？……”

“看得出你是想给大家一个警醒。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你们班同学会不听团活课呢？”

“你不知道我们的竞争有多激烈，大家甚至压缩吃饭时间来学习。大家习惯了从团活课抢时间，倒不一定是关心国家，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吧。”

“但你讲的话没错，时代没有前途，个人能有什么希望？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探究学问，全靠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一定程度的和平和正义……”

谈着谈着，我觉得他的进取和担当足以符合心中的判据，不知有没有谈话到激昂处冲动的成分，我向他伸出了手。接着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游戏并未终止，握着的手处升起一颗金色五角星。我们就明白，彼此是四个人中的两个。

“太好了，终于有可以信任的战友了。”我兴奋地说，“不过快要中午了，我下午再来找你，分析一下已掌握的情况。”

“好的，再见。”

这天下午，张子星如约到访何雪阳的实验室。

正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在画中，夕阳即将落下，彩霞满天；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草木茂盛，百花缤纷，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正蹲下轻嗅花香。

“我好喜欢这幅画。”张子星站在画前凝视许久，

“我也是。”

“你知道吗？我的工作室正厅也有这样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是一个宁静的夜晚，银星满天；在大海边的礁石上，一个小男孩正用天文望远镜观察星空。这真是巧！”

“想象得出，那一定是一幅静美的图卷。”

“明晚你来我的工作室吧。你会看到那幅画，还有动态星团数据库等许多有趣的东西。”

“好啊，一言为定！”

实验台前，张子星说没做过解剖实验，想亲眼看看生物人是怎样解剖动物的。何雪阳起初不肯，张子星一再请求，她便同意了。

两人佩戴好实验装备，何雪阳便取来一只小白鼠，操作起来。拉断颈椎处死、剪开外皮……何雪阳的实验技术很不错，手一点也不发抖。她一一指出小鼠体内的器官，张子星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实验结束后，张子星道：

“看着生命的精巧构造一点点展现，想来你在实验时也能感受到这种乐趣吧。”

不料何雪阳听了这话却激动起来：“乐趣？你以为这自然的造物只是冰冷的机器，只为供人取乐吗？你竟然这样冷酷！你知道吗，我解剖时不动声色，因为我受过很严格的训练，但我的心在发抖！一个因为爱世间生命而投入生物学的人，怎么能忘记解剖也是在残忍地剥夺生命。所以我喜欢探索植物的生理和动物的行为，可你却到我这里来看我解剖小鼠找乐子！……”说着说着，她竟低声啜泣起来，也许是触碰到了长久以来的痛处。

张子星开始不知所措，接着开始用轻柔的口吻讲话：“可是你要记得，生物学首先是要有利于人类的福祉。我承认我刚才的话讲得不对，我们对动物，哪怕是人工繁殖的实验动物，也应保持怜悯之心。但是没有一些实验动物的牺牲，一种新药也无法拯救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病人。别哭了，何雪阳是个坚强的孩子……”

一只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那一瞬间，何雪阳觉得张子星是个可以依靠的人。

“依我看，柳小荷这段表现里最可疑的还是那么早就提出握手。你所展现的不过是相同的兴趣爱好，还有一点点天真可爱，而兴趣爱好所包含的知识和技能是最容易学习和模仿的。换了你，你会觉得这样的了解就够了吗？”孙靖宇一边评论一边落子，“将军！”

“有点道理。深刻的思想才是难以模仿的；最难模仿的是精神品格。不过我也确实是地球人啊，她的判断没有错。也许她确实像他表现的那样心底单纯呢？”我答道。

“哈哈，别让女孩子减损了你的理智！两个法师知道谁是地球人，用不着判断，他们只要骗过我们四个中的一个就够了！我倒不是说小荷一定是魔法师，但这至少是一个疑点。”孙靖宇指指棋盘，“别看了，你没救了！”

“我呀，‘臭棋篓子’一个，输还不正常？”我开始收棋子。

“那是你兴趣和投入还不够，多花点时间来思考象棋，你一定可以下好的。”

“对了，马上要开始晚宴了。我有个想法：我们当众握手，这可以给其他两名人类选手一点有用的信息。”我说。

“然而也可能同时招来怀疑啊，两个法师握手也是什么都不会发生的。”

“但我觉得一点尝试总比什么都不做好。我们可以看看别人的反应。”我坚持道。

“好吧，我们就这么办。”

宴会上，当我和孙靖宇宣布验明身份并当场证明时，其余四人中三人都沉默不语，只是看。只有张子星说道：“我必须提醒大家一句，两个人握手不会引起游戏结束有两种可能，都是人类或都是魔法师。”

“你说的当然没错。”我说。

“其实啊，今天我和柳小荷也握过手了。”张子星接着说。

出乎意料，柳小荷说：“有这回事吗？”

“你没注意吗？不过只是手碰到了，没有正式握，但这也会触发身份判定。我们也来当场证明一下吧。”

依旧出乎意料，柳小荷摇了摇头，继续安静地吃饭。

张子星有点尴尬：“我们谈点别的吧，别纠结这沉重的话题啦。如果大家饭后有时间，我想请大家到‘蓝月音乐吧’去开一个小派对，交流一下喜欢的音乐如何？”

我听到这个名字，兴奋起来：“我知道那里！不仅可以唱歌，还可以自己伴奏代替录音中的相应声部，给人一种玩乐队的感觉，比KTV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需要自己带乐器吗？”谢颖华问。

“不用，哪里都有现成的，你会什么就可以玩什么！”张子星说，“大家都可以去吧？”

我们纷纷响应。“真是个好建议，音乐是情感和思想的寄托，想必我们可以借此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孙靖宇道。“我正愁没人一起去体验呢，这真是好极了！”

我说。

张子星订的房间不大，却也足够我们六个人玩了。房间的大半部分是舞台，一侧是一架白色钢琴，另一侧排列着吉他、键盘、贝斯、架子鼓等乐器；舞台正面的墙上有一个大的LED显示屏。舞台下面有几把椅子作为观众席。天花板上的吊灯发出幽蓝的灯光。

“我是一个吉他手。”张子星说，“大家都担当什么角色呢？”

“鼓手。”我无奈地笑笑，“别的我还真不会。”

“那我来弹钢琴吧。”何雪阳说着，打开那架钢琴。

孙靖宇和柳小荷都说愿意当歌手。谢颖华却不见了——片刻，她抱着一把小号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好了，大家都各就各位的话，我来提提我的建议吧。每人选一首喜欢的歌曲或音乐，然后组织大家合作排演，怎么样？”张子星一边调弦，一边说道。

“可是如果对别人选的曲子不熟悉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练习几次再演呢？”谢颖华和何雪阳先后问道。

“没关系呀，这里的乐器都是很智能的，曲谱架上的电子显示屏会显示曲谱，还有游标指示当前位置；实在不熟悉可以开启‘提示模式’，需要演奏的音符对应的位置会提前亮起来。再就是我觉得反正只有我们几个，也不需要配合多么完美，只要享受音乐就够了。所以……就直接开始好了？”张子星说完，大家都说好。

“那我就抛砖引玉了。我选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我自弹自唱，郭浩你来配打击乐。”张子星挎着吉他站到舞台中央。其余四人有礼貌地在台下坐下。

伴奏响起，两束光分别照到张子星和我身上。我对音乐的沉寂已久的感觉在这一刻被唤起。张子星的吉他谈得的确好，前奏声音清脆，不拖泥带水。他的演唱发音标准，声音略显沙哑却饱含深情，赢得了阵阵掌声。我的打击乐本来几乎是同一节奏的重复，不过我略有发挥。但毫无疑问主要是张子星通过这首歌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才艺和风采。一曲终了，三个女孩还献上了演唱会中歌迷典型的尖叫声。孙靖宇上台拍拍他的肩膀：“演的真好，这样好的节目应当压轴！”张子星则客气地鞠躬谢幕：“献丑献丑。下面看大家的了。”

柳小荷跳上舞台，说：“下面我来给大家唱一首《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选这首歌，是因为它不仅写出圣诞这一节日团聚、分享、给予的内涵，

还作为电影插曲为《The Polar Express》营造出一个充满关怀和温暖的理想小社会。”孙靖宇主动站起来，说：“我听过这首歌，可以和你对唱。”柳小荷开心地笑起来：“那真是太好了——除此之外，我还需要钢琴伴奏，另外我要谢颖华姐姐的小号在两段演唱中间加进来。”

不得不说，这是一首很美的歌曲——欢乐又不至疯狂，宁静又不至感伤。轻柔的钢琴声中，柳小荷歌声甜美，很好地展现了那种温暖，仿佛这声音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笑脸。由于变声的缘故，孙靖宇唱起这首童声略显吃力，但看得出他在很认真、很努力地唱。中间有温和回声的小号也给曲子增色不少。

下一个登台的是孙靖宇，他选的曲子是逃跑计划乐队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常常触动我的心，因为它完美地诠释了追梦者心中的迷茫与坚定，给人以前行的力量。”他这样介绍这首歌，“我希望这首歌能有简单纯粹的效果，所以只要吉他和钢琴伴奏。”

听到他说出这首歌，我心中一颤，因为这也是我最欣赏的歌曲之一。台上的屏幕配上了流星雨的景象，给人一种宁静中的激荡之感。看得出，孙靖宇调动了几乎全部情感，仿佛那就是他自己心底的呼喊：“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不用说，我再一次被深深打动，经历一次心灵之旅。

谢颖华选的是一段《天空之城》的配乐，“因为喜欢动漫。”小号主奏之外，她只要求了钢琴伴奏。

这段配乐的名字好像叫《月光的云海》。小号宽广的声音很好地展现了意境的辽阔悠远。相比于前面两首有些“沉重”的音乐，这首让我心里轻松了很多。

下一个上台的是何雪阳。“我要把整个房间的灯换成红色。”说这话时，她的声音与平时不同，带着一种倔强、刚强的感觉。接着她说：“我要唱的曲子是《亚伯拉罕之女》，需要鼓手和吉他伴奏。至于我想表达什么，大家自己听吧。”我看到打击谱，想调侃一句“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显然，台上的女歌手并不想和任何人开玩笑。

这首歌的鼓乐开始急促，中间重复的部分也很有力。而何雪阳在努力把歌曲演绎得响亮、决绝。我一边打鼓，一边思考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胆怯女孩，举起弓箭反抗宗教的无情牺牲。唱完最后一句，屏幕上出现了一把箭头已点燃的弓箭。何雪阳侧过身来，做了个拉弓的动作，箭射了出去，整个屏幕显现出熊熊燃烧的炽热火焰。这一幕震撼了全场。接下来的一段吉他，张子星努力地把音弹准，但我在他近处看得分明：他的手在颤抖。望着台上那个似

乎不再娇小的身影，我想，她想反抗的又是什么呢？

最后轮到了我。我一直没有想好用哪首歌为自己代言。末了，我说：“我表演一曲《Light over Shadow》吧，只需要鼓手一个声部。大家听听看吧。”

今晚听了这么多的声音，这么多复杂的思考与情感，或许只有诉诸这样一首神秘、抽象、难懂的曲子，才是最好的收尾吧。我一边努力打着鼓，一边想。

Day 3

这天上午，谢颖华走过滨河广场时，发现观景高台下围了一些人，一辆救护车刚刚驶来，停在旁边。不知为何，她停下脚步走过去，拨开人群，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摔倒在地，轻微昏迷，伤口还流了血，看来摔得不轻。再仔细一看，那竟是柳小荷的脸！

谢颖华连忙跑到她面前，呼唤她的名字：“小荷，小荷！”柳小荷睁开眼睛：“颖华姐姐，我好痛……”声音很微弱。谢颖华心里难受，但还是说：“有我在，没事的……”

“你是伤者家属吗？”从救护车上下来的一名护工问。

“不……她在这里没有家属，我是她的朋友。”谢颖华说。

“上车吧。”说话时候柳小荷也已被抬上了车。上车前，谢颖华朝着人群鞠了一躬，说：“谢谢帮忙叫来的救护车的好心人！”

在医院，谢颖华跑前跑后，陪柳小荷做完了所有的处理、检查和治疗。临近中午，柳小荷才在病床上安顿下来，挂着点滴，伤处缠着纱布，骨折的腿上打着石膏。谢颖华买来面条和炒菜，一勺勺喂她吃。这时柳小荷已完全清醒过来，她很受感动：“你对我真好。”

“别说啦，要是你需要帮助时我不做这些事情，那才叫没有良心呢。”谢颖华微笑着回答，“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摔成这样的。”

“我……早晨到观景高台上写生，走到边上不知怎么，头一晕，就摔下去了……”柳小荷苦笑着回答。

“你没吃早点吧？”

“吃了啊，不过不是很多……昨天也没睡好。”

“算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了。这里医疗技术比地球上还要好，医生说几天之后你就可以恢复了。还有如果你愿意，我下午可以一直陪着你，我们可以聊天，还可以做游戏，姐姐知道很多好玩的游戏。”谢颖华用温柔的语气说道。

病床上半躺着的柳小荷绽开了幸福的笑容。她忽然用明亮的大眼睛凝视着谢颖华，伸出右手，说：“给我一个依靠，好吗？”

谢颖华不由自主地从床边站起身，迟疑着。游戏的规则告诉她不能冒险，她又无法忍受小荷单纯的眼神。最后她心里已下定决心去握手，手却僵在那里动弹不得。

紧接着是柳小荷的号啕大哭：“我最好的朋友竟然都不相信我……你出去！别再回来了……”

谢颖华只好闪避在门外。几个护士被惊动，进房间去安抚她。小荷的哭声好久才停止。她心里越发不是滋味：“我可能用理智阻止了游戏的失败，但更大的可能是我伤害了我的好妹妹……”

这天中午饭后我又去找孙靖宇，发现他已打印出昨晚歌曲的一些歌词和介绍，在研读了。

“你说张子星唱《加州旅馆》想表达什么？”我问他。

“说不清。这首歌本来就不易解，有的资料说是表达忧世情怀，但我不能确定。”

“我在想，他不见得会想我们想的问题。或许他只是想展示自己，引起三个女生的好感呢。你想，弹着吉他，唱着英文歌，多帅啊！”我发表自己的见解。

“要真是这样，那很成功，我敢说那三个女生都被他迷住了。”孙靖宇说。

“不，那只是表象。他这招只能讨一般女孩的欢心。那三个女生，有的可不简单哪。”

“比如何雪阳。昨天她唱歌的时候，分明像个女战士！”

“还有谢颖华。”

“她？为什么？”

“你想，不少女生觉得数学是令人头疼的科目，她却选为自己的志业，单凭这一点就不简单！”我说。

“你不是对数学也很有兴趣吗？可以约一约她，看看她对数学的理解。”孙靖宇提议道。

“嗯，好主意。这么看来，柳小荷反而显得平凡了。你说是伪装成一个平凡的人容易呢，还是伪装成一个不平凡的人容易呢？”

“不好说。”

谈到这里，房中突然响起广播：“两位选手请注意，今天上午柳小荷在滨河广场摔伤，现在中心医院住院，不能参加晚宴，故今天晚宴取消，特此通知。”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孙靖宇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探望她。”

我答道：“没错，这体现了关怀和同情，可能被其他人类选手看作判别我们身份的标准之一呢。”

这天下午，当何雪阳走进病房时，柳小荷床头的小柜上已摆着一瓶精心制作的插花和几张花花绿绿的纸。

“他们……都来过了？”

“嗯，是谢颖华陪我来医院的，刚才孙靖宇和郭浩也一起来看望了我。那瓶花就是孙靖宇送的。”柳小荷答道。

“那这几张纸呢？”

“郭浩画的几张局部地图，呵呵，也只有他会送这样的礼物……”

“可爱的孩子……瞧，我什么也没带，但我愿意多陪你一会儿。”说着，何雪阳到床边坐下。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柳小荷请求道。

于是何雪阳就讲起她和同伴去野外采集标本时在风雨中迷路的历险。柳小荷听得很投入，还不时提问题回应。讲完了，柳小荷就要她再讲一个。何雪阳就接着倾吐自己的经历。两个人都很开心。

末了，柳小荷问：“你是怎么喜欢上生物的呢？”

“当你走进大自然，去观赏生命的壮美，或者到显微镜前去观察结构的精巧，你很难不爱上这伟大的创造。等你康复了，你可以来我的实验室啊。”

“我也好想去啊。”柳小荷听得眼睛发亮。

“那就答应我，好好养伤，不仅要配合治疗，还要让自己每一天都开心、快乐，就像这朵花一样……好吗？”

柳小荷笑着答应“一定一定”，双眼却有点湿润。

这天晚上，何雪阳来到张子星的工作室。正厅迎面是一幅油画，正像张子星那天描述的那样。何雪阳走近去端详。

“这油彩怎么这么新呢，好像是最近几天才画上去的……”她转身面对张子星，“该不会是你今天现画的吧？”

张子星听了很尴尬：“我只是……想让你开心啊。”

“那你完全可以说，我打算在正厅画这幅画。何必骗我呢？”

张子星不知该说什么好。

访问结束时，天已经黑下来，还下起了雨——不算小，也不算大。城市的街道上，积水的地方像镜子一样映出灯影；没有积水的地方依然是漫反射的点点微光。每一秒都有千百涟漪在积水中绽开。雨声不停，反而使夜色更宁静。

张子星的家和工作室并不在一起。他和何雪阳一起走出来。

“下雨了呀。”张子星说。

“没关系，我喜欢雨。我家离这里不远，我都可以直接跑回去。”她期待着张子星会送她回家，陪她一起在雨中奔跑。

然而，张子星撑起一把雨伞，说了句：“那好，我去等公交车了，再见。”就往另一个方向去了。何雪阳顿时很生气，心想他怎么可以这样。

那天她自己跑回了家。跑的时候，心里回响着的，是昨天自己的歌声。

这天晚上，谢颖华终于抵抗不住良心的谴责，决心向柳小荷道歉，与她握手。她对自己说，魔法师有必要让自己摔成重伤吗？

但是，她来到病房门口时，却被护士拦了下来。

“我们不能让你进去。上次是你让病人的情绪很不稳定。”

“这……可我是来道歉的。请你问问她，要是她同意意见我呢？”

护士进门去，片刻出来：“病人不见你。”

“那……好吧。今天有什么别的人来探望过她吗？”

“有的，先是两个男孩，后是一个女孩。”再问一问外貌，何雪阳很快就知道他们具体是谁了。

“能告诉我他们大概说了什么吗？”

“抱歉不可以。何况他们和你不一样，给病人带来的是积极影响，特别是那个女孩走后，病人很配合治疗。你有什么资格知道呢？”

谢颖华回到家。那晚她下定决心：“这种谁都要怀疑的日子已经够了！明天，我一定要找到盟友！”

Day 4

这天早晨，谢颖华在一家名叫“比萨小屋”的西式简餐厅点了一份三明治早餐。她刚在临窗的桌旁坐下，就看到窗外的街上，何雪阳正缓缓走过。谢颖华激动得要马上跑出去喊她，不过何雪阳已经注意到她了。谢颖华招呼她进来。何雪阳要来一份蛋卷早餐，两人边吃边谈，很快就谈得很热烈了。

“都过去三天了，这竟然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谈话呢！”谢颖华热情地说。

“是啊。我一直想问，你是怎么决定把数学当做自己志业的呢？研究数学的女生好像并不多啊。”

“开始我也有顾虑，也有人说男生在逻辑思维方面占优势。学着学着，我发现我战胜了班上几乎所有的男生，这不是一件很给人成就感的事吗？”

“你真厉害。”何雪阳朝她竖了竖大拇指。

“当然，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我发现数学是一门与众不同的学科，她是那么的清晰、简约、纯粹。文科众说纷纭，缺乏足够的客观性；其它自然科学的建立，则常常要依靠实验和经验总结，而且近似必不可少。数学呢，完全是逻辑思维的产物！我们所探求的是世间万物的内在形式，自然和宇宙的语言。我甚至觉得它隐隐展现着哲学的真理……”谢颖华意识到自己说得太激动了，“呃……我不是说生物学不好……”

“这当然可以理解啦，你要是觉得生物比数学更美，没准就成了我的合作伙伴呢。”

谢颖华看到餐桌垫纸上有这样的宣传词“本店不使用转基因粮食作物”，就指给何雪阳看，提出一个新话题。“你怎么看待转基因生物这件事？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排斥啊，转基因确实大幅改良了一些作物的性状，而且它们进入市场时有严格的把关，到目前也并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我家就已经在用转基因的食用油了。你觉得呢？”

“事实上，我非常反对转基因。现阶段我们对基因功能的认识还不够透彻。做转基因时，我们只知道我们修改了想修改的性状，却不知道这样的修改有什么别的影响。新的表达产物会不会与生物体内其它物质反应，引起无法预料的后果？我觉得大自然自有它微妙的平衡，一个微小的改动带来的影响也是难以把握的。有的影响短期内不明显，怕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后灾难到来，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之前改造生物引起的呢！”

“我承认你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棉花都让棉铃虫吃了，我们总不能害怕可能的后果，以至于什么都不做吧？”

“什么都不做……”何雪阳忽然沉吟了一会儿，“这三天我就几乎什么都没做！问我谁是魔法师，我不知道！”

“说下去！”谢颖华很想听听她对游戏的感受。

“别看我每天都表现得很愉快，其实这个游戏很让人难受。你知道，对谁都不能完全信任，又没有人可以分担……我觉得，我必须找到一个盟友了……”

听到这儿，谢颖华激动得站了起来，伸出了手。何雪阳怔了一下，也站起来。她还在犹豫，而谢颖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正视着她的眼睛，扬起一个真诚的微笑。终于，两只手握在了一起，一颗星星在两只手上方闪了一下。看到这个结果，两人激动得拥抱起来。

“好啦，这下我们可以好好讨论这个游戏了。我就想不明白，那天张子星声称与柳小荷握过手，柳小荷却不承认，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何雪阳问道。

谢颖华喝了一口牛奶，答道：“我不关心这件事，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出于某种原因说谎，这是不好捉摸的事。数学的思维告诉我，只抓住那些确定的条件。到目前为止，确定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孙靖宇和郭浩握手不会终止游戏。”

“这意味着他们或者都是人类，或者都是魔法师。”何雪阳道。

“没错。更简洁地说，他们身份相同。你猜当张子星提出要求和柳小荷握手时，我在想什么？我想如果他们握手不终止游戏，我就……”

“就来找我握手？”何雪阳努力地分析着。

“对啊，你瞧，我可以对你一无所知，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去和你握手，这就是逻辑推理的力量！现在子星和小荷没必要握手给我们看了，因为一定正常。”谢颖华道。这时两人都已吃完早饭。

“就是说，现在的形势是，除我们之外的人分成两组，孙靖宇和郭浩，张子星和柳小荷，一组是人类，一组是魔法师？”

“是这样。时间有限，我们还是得多接触他们。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只要再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就够了。说起他们四个，我只在第二天下午和柳小荷一起看过动漫。好像你和张子星、柳小荷走得近些？”

“嗯。我来负责继续接触他们俩。我们分头行动吧。”

“好，我去约孙靖宇和郭浩。还有，别再轻易和谁握手了，这样的大事我们今后要商量。我们已经冒过一次险，要知道一个人连续两次握手成功的概率只有

.....”

“二十五分之六？”

“十分之三。”

“啊对，是十分之三。那我们晚上见啦！”

“加油！晚上见。”

这天晚上，谢颖华和柳小荷相约在一个面包店见面。面包店在一个热闹的街角，灯光和面包一样暖洋洋的，清脆悦耳的钢琴声在背景中流淌，给人一种舒适慵懒的享受。

“他俩都挺友好的，也很有思想。”谢颖华讲道，“郭浩说他接触过数学竞赛，要和我PK一下。我们就找了一组题来做……”

“结果呢？”何雪阳问道。

“当然是我赢了！不过，他能作出那道组合数学的题目，也很不容易——你那边怎么样？”

“我到医院陪小荷。”

“陪了一整天？那张子星呢？”

“他已经道歉过两次了，但我还是不理他。”

“你怎么能这样任性呢？”

“啊……这块蛋糕好甜啊！”

谢颖华笑道：“不许转移话题！张子星的事你会处理好的，对吧？那就说说柳小荷吧。”

“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她也没提握手的事。不过听护士说，我不在时她偷偷地流过泪……”

“这就不好理解了……”

Day 5

这天上午，我、孙靖宇、谢颖华三人相约去逛环球商城七层的书城。大概是去得比较早，商城里人并不很多。

走到五层，转过一个转角时，谢颖华突然示意我们停下，藏在墙后听。真是巧，何雪阳和张子星正往这个方向走来。两个人似乎在争吵。

“我向你讲了那么多自己的故事，可你呢，除了一些琐碎的话题，一个具体、真实的故事都没有告诉过我！”何雪阳很激动。

“听我说，如果你愿意听，我现在就给你讲。我十二岁那年去霄云星系旅行的时候……”

“够了！柳小荷受伤了，你一次也没有去探望过，却在忙着虚情假意地画一幅现成的油画；下雨的时候你一个人打伞走了，却把一个女孩子扔在雨里！你休想用那些天文学的把戏来骗取我的好感。你要不是魔法师，今天就给我解释清楚！”何雪阳停下脚步，把这些话狠狠地甩在张子星脸上。

我们三人在转角露出半张脸，关注着这一切。孙靖宇小声说：“一个魔法师大概是不必要与其他人翻脸的。”我悄悄说：“只怕搞错了，局面不好收拾。”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们惊呆了：张子星生气得涨红了脸，然后脸由红变黑，蓝色衬衫也变成了黑色长袍。他面目狰狞，声音也变粗了许多。“没错，我就是魔法师。当年我毁灭了那么多人，今天也让你尝尝我魔法的厉害！”何雪阳起初吓了一跳，等她回过神来，就撒腿向前跑来。

站在最前面的谢颖华表现得很冷静：“快，郭浩，你去按电梯，孙靖宇你保护好雪阳，我去引开他。”说着她跑出去：“来追我呀，我不怕你！”

魔法师见自己显出原形自然气急败坏，竟然真的追着谢颖华去了，而且被她七拐八拐就绕晕了。我们四人进入同一部电梯时，正好把他挤在门外。但他依然在狂笑：“哈哈，你们还是输了，那电梯是停不下来的！”孙靖宇试着按1楼的按钮，的确按不动。电梯已开始向下运行。我看到有B3的按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知道，那恰好是5号电梯。

这时在电梯中站成正方形的我们却没有说什么。谢颖华首先向中间伸出了手。

何雪阳会意，把手搭在上面。

我马上意识到了什么，搭上了自己的手。

最后是孙靖宇。

叠在一起的四只手上方，闪出四颗星星。

电梯一直没有停，正从1楼向下。

忽然，我看到电梯里有一个黄色的警铃按钮，下意识地按了上去。电梯急停，我们就下到了地下一层。那个按钮刚才是我没看到，还是根本就没有？不得而知。

来了一个电梯维修员。他说：“出故障啦？”还没等我们回答，他走进电梯检查起来。

“没问题呀！四个小鬼，我饶不了你们！”

傍晚时分，何雪阳正骑自行车前往“命运之轮”。街上车流不断，却没有一点鸣笛的嘈杂。

后座上坐着柳小荷，她靠在何雪阳背上，乌黑的长发随风飘舞。

“终于出院了！你答应我的事，可要说话算数啊！”

“那是当然。”

过了一会儿。柳小荷又问：“我们快要胜利了吧？”

“对，不远了。”

转过一个弯，迎面而来的是灿烂的晚霞。车在一个红灯处停下来。柳小荷赞叹道：“夕阳真美！”

何雪阳回过头来，微笑：“你说的没错。”

2017年2月26日

麦田

1

飞行器掠过都市错落有致的楼群，向着夕阳缓缓前行。机舱里的我没有去俯瞰那些玻璃表面或金属光泽的摩天大楼，而是在看天边的火烧云——那总让我想起即将逝去的青春。

末了，我把目光移到前方一架红色轻型飞行器上，又看了下显示屏中的间距。我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手心却有些出汗。

夕阳渐渐沉入山后，彩云的光芒也已散尽；此时的天空是一种特别的蓝色，澄澈而深沉。我想起摄影师们喜欢在这个时候拍照，他们称之为“蓝调时光”。这时我已经飞出了都市区，前方是棋盘状的田野、起伏的丘陵；正前方那一点红色在冷色调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鲜艳。我想把眼前的画面定格在记忆中——那么温柔，那么静美。

夜幕终于降临了。我操控飞行器缓缓加速，来到红色飞行器的侧翼。提示音响起：“语音连接已接通。”

“简，是你吗？真巧啊！”

“嗨，阿诺德！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熟悉的声音响起，听起来有点惊喜。我心里稍稍平静了些。

“我出来练习飞行看到了你，想看看你在做什么……”

“哦，我们其实是欢迎外来人员的，只不过很少有人发现我们。”

“我们？”

“欢迎来到麦田社的活动现场，今天正好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纪念日！”

我低头一看，下方广阔的麦田在夜色中依稀可见。前方似乎悬停着好几架飞行器，闪烁着不同颜色的灯光。

“对了，你需要给自己取一个代号。”简补充道。话音刚落，一个冷峻的男声加入了通话：“代号？”

“Foxtrot.”简答道。

“那我叫Quickstep吧。”我顿了顿，又补充道，“这是反语，其实我肢体极不协调，叫Slowstep还差不多。”

这番颇具神秘感的对答更加重了我的好奇心。简所在的这个麦田社，究竟是在做什么的呢？

几分钟后参会人员到齐，我们十几架飞行器进行了空中对接。这种功能有些像空间站和航天飞船的对接，所有私人飞行器厂商遵循同一套标准建造扇形的对接舱，不同形态的飞行器就可以沿扇形半径对接、连通。几架飞行器可以依次对接在一起形成大扇形，驾驶员们就可以悬停在空中进行“圆桌会议”。

起初，麦田社的成员们热烈地交谈着。“简，准备好今天你主飞了吗？”“没问题，克里斯汀。”原来克里斯汀就是刚才问代号的那个男生，我猜测他应该是这里的领导。片刻的不知所措后，我面向他：“呃，请问……”

“看来我们的新朋友对我们的活动还有些疑问。”克里斯汀提高声音说道，其它人渐渐安静下来，“你听说过麦田怪圈吗？”

“难道说，你们是麦田怪圈的制造者？”我有些惊讶。

“不然，你以为真像报纸上说的，外星人定期来画这些怪圈，画完就走吗？”

“你们这不是在破坏农作物吗？”

克里斯汀顿了顿，平静地答道：“你要知道，人类需要的不只是粮食。艺术家们不生产粮食，只消耗粮食，可他们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我们，就是麦田上的艺术家。”

“你不如直接说，这农场是卢克的父亲经营的，我们得到了授权。”简笑着补充道，我旁边的一个男生点点头。我听了有些不是滋味。

“今天正好是纪念日活动，你知道这里除了主飞之外，最棒的事情是什么吗？是拿一个上帝视角！”克里斯汀接着对我说，“跟我到田地上空来吧！”

富有节奏感的背景音乐响起，四名主飞的成员将飞行器分别点亮红、黄、绿、蓝色灯光，向田地俯冲下去，只见四条光带在空中舞动。他们时而步调一致地上升、降落；时而两两组合，机头相对，同步旋转；时而各自翻滚、腾跃，做着各具特色的特技动作。据克里斯汀说，他们的飞行器上安装了带吊臂的割草装置，其实只有下降到接近地面时才绘制怪圈图案。作为特技飞行的爱好者，他们精心设计了其间的过渡动作，让绘制过程本身也具有形态和韵律的美。

“天色这么暗，你们是不是要到明天白天才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呢？”一曲终了，我问克里斯汀。

“你现在就能看到。”只听到几声按键的声音，我面前出现了一个怪圈的三维点云模型，那怪圈于繁复之中有一种几何的美感。“卢克的飞行器上有一套LiDAR。”克里斯汀补充道。

“非常精彩。”几场飞行之后，大家再度对接到圆桌旁，我由衷地称赞道。

“欢迎你继续参加我们的活动。”克里斯汀和我握了握手。

“一起来做麦田上的艺术家！”简也表示了欢迎。

“谢谢，”我推辞道，“不过特技飞行对我来说有些困难，我想我只要掌握正常的飞行技术，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就够了。”

2

“所以，你怎么突然想起约我出来？”

我咽下口中的咖啡，轻轻放下杯子。“因为你对我来说很重要啊——毕业好几年了，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在《诗刊》杂志社当编辑。”简答道。

“那可是件重要的工作，不是吗？”我稍稍压低了声音，“现在的政治形势下，人们的生活更加需要诗歌了吧。”

“唉，聊胜于无吧。”简轻轻叹了口气，“真没想到这样一个极端环保主义的政党居然能上台执政。整天鼓吹什么‘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人类技术进步导致的脱离自然’，前不久刚刚禁用了移动互联网，现在又要立法限制智能设备的使用……”

“是啊，我看他们要倒退到工业革命以前才罢休。”我又喝了一小口咖啡。

“那你在做什么呢，听说你进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咳，不过是科研战车上的一个小卒而已。我们最近在研究多智能体的博弈算法，之所以能得到国家支持，完全是因为这东西在军事上有应用，比如无人机编队怎么协同战胜敌方……”

“嗯，至少他们还不敢淘汰军事方面的先进科技，不是吗？”

短暂的沉默。

“那，你们的麦田飞行社团还在冒充外星人吗？”

简轻轻地笑了一下。“社团还在，但是活动比大学时候少了很多。可能是大家工作之后没有那么闲了，更重要的是活动的审批很困难。你知道，现在对私人飞行器的使用限制越来越严格了……”

“我感觉，这项特别的爱好对你来说很重要。”

“是啊，当我驾驶飞行器在空中飞舞的时候，我能感觉我与它融为一体……”简说话时，带着一种认真的神情，“我想我们活在这世上，总要有一些事情能让我们沉浸其中、挥洒热情，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we are alive。”

3

“阿诺德，今晚我们的算法要进行第一次实战检验了！”杰瑞有些激动地走进实验室，看起来对我们的多智能体协同算法大显身手充满了期待。

“哦，具体是什么任务啊？”我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

“今晚八点，十八架无人机编队，好像是到西郊，抓捕一个非法民间飞行器组织。对了，军方同意我们算法团队接入直播，我们可以当场看到任务的效果！”

我愣了一下。“等等，今天是几号来着？”

“是18号呀。”

我看了眼手表，距离攻击开始只剩一个多小时，通知他们取消活动已经来不及了。“啊，那可是不巧，我今晚家里有点事情，不能在这里观战了。”说完，我打开算法模拟程序，飞快地敲击键盘，程序运转起来……

月光淡淡地照在田野和远处的小丘上，晚风微微吹起麦浪。麦田上空，悬停的飞行器闪烁着各色光芒——一切都似曾相识，只是飞行器只有七八架了。

“代号？”

“Foxtrot.”

“Quickstep.”我紧跟着简的声音，报出了自己的代号。

“你好像很久没有出现过。”当大家再一次坐在半个圆桌边时，克里斯汀对我说。

“是的，五年前的今天我来过一次。今天我是来告诉你们，纪念日活动必须取消。”

此言一出，大家议论纷纷。简也向我投来惊异的目光。

“今晚有十八架无人机从各个方向飞来围捕你们，事实上我飞过来的时候还看到了其中的一架，”为避免耽误时间，我加快了语速，“等无人机围过来时，你们要分散开来，向不同的方向撤离，而且要不断调整航向，沿曲线飞行……”

“可是分散开来，不是更容易被各个击破吗？”问话的是卢克。

“无人机的航速比我们慢，一旦去围堵一架，就追不到我们其他人了。而且算法的目标函数决定了它们只会追求抓获你们所有人，它们会不断调整阵容实现这一目的，而一旦你们分散开来，冲出包围圈，就很难成功了。”

“你怎么会了解无人机编队算法的细节？”克里斯汀问道。

“我碰巧是这一算法研究组的成员。”

“那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他们派来的间谍？”克里斯汀的语气咄咄逼人。

“如果不是我来报信，他们不用间谍就能抓住你们。”我毫不示弱地说。

片刻的沉默。接着简开口说话了：

“我相信他。几年以来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那好吧，现在解除对接。大家按阿诺德说的，准备撤离。”克里斯汀下定了决心。还好，包围过来的无人机编队刚刚出现在显示屏上，还来得及。

“那你怎么办呢？”简问我。

“我想我不在他们的名单上。”我笑笑，“我自有办法。”

我驾驶飞行器缓缓降落在麦田上，关掉所有的通讯设备，走下机舱。麦田上空，无人机发出耀眼的白光，麦田社的飞行器依然闪烁着各色光芒。我看到他们向各个方向突围，机尾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他们甚至还采取了必要的特技动作飞到不同的航高，无人机编队一次次调整阵势，终于还是让他们打开了包围圈。

“非常精彩。”我自言自语道。

此时，逃脱追捕的麦田社成员已经重新集结，向西方飞去了。我想起这里离国境线不远。也许他们会在一个允许他们开展活动的国度继续造麦田圈；毕竟，这世界这么大，你总能找到一片麦田。

这时，电话响了。

“什么，任务失败了？那看来我们的算法还要进一步改进才行……”

2020年5月19日

极乐鸟

1

“今天吃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城外的山里面有一只非常美丽的大鸟叫做极乐鸟，它是我们城市的守护神。我很高兴。”

这是我刚上小学不久时写的一则日记。在那次山林探险前的十多年，我只把这传说当一个笑话。

那是一个初夏的晴朗日子，我到城市西面的山区探路。这年我十九岁，刚入大学不久，便成了户外徒步社团的活跃成员。这次探索新路线，也是为了不久后带队出行做准备。

夏日的空气温暖却不燥热，事先规划的路线也非常好走。到了午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穿越了几重山峦，深入山区二十多公里。周围的人工设施越来越少，植被也越来越原始、茂密，除了连片的生长旺盛的树林，浓绿的灌木、苔藓也几乎占领了每一寸山坡。当我翻过一处鞍部，另一边的景象更让我难以置信：那是一片广阔的山间谷地，四周都是和缓的山坡，整个山谷都被植被覆盖，谷底是幽深的树林——这一切却不是绿色，而是五彩斑斓，如万花筒一般。“这个世界上的植物要光合作用，不得是绿色的吗？”我心里暗想，“且不说这蓝色、橙色、粉色，现在是夏天，就连红色、黄色也不应该有啊。”眼前光怪陆离的植物斑块让我如在梦中，我不由得揉了揉眼睛。

接着，它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鸟从谷底的树林中腾空而起，远远看去，估计有两三米长，翼展四五米。它身上的羽毛就像身下的彩色树丛一样绚丽，在阳光下射出耀眼的光束；它在空中盘旋、回转、翻腾，那七彩光束也随之摇摆、闪烁、变幻，仿佛整个山谷的奇幻植物都随之翩翩起舞。它和我平时所见的鸟类有相似之处，却比任何一种鸟类更华美。我知道，那便是极乐鸟。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惊奇地观赏着这一切，被极乐鸟的美丽、灵动深深地折服。当我回过神来，拿出相机拍照，却发现拍出的照片总是被射来的光束照得曝光过度，整个场景根本无法分辨。接着极乐鸟便消失在林中，再无踪迹。

当我带队伍再次来到这片山谷时，地形、植被与我第一次所见并无差异，只是一切都回归了平常的绿色。不少队员说这里风景很美，或驻足观赏，或拍照留念。我并没有借着他们的兴致讲起我的奇遇，或许讲了他们也只当我在编故事吧。

但我相信这里是极乐鸟的家园，它的美已留在我心间，不时提醒着我这世界所拥有的神迹。

其后的日子里，城市还是原来的城市，可是在我眼中，它的律动有了极乐鸟的影子。

2

八年时光一晃而过。还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天上飘着几朵白云，没有一点阴霾。我挤上一辆公交车，对自己无奈地笑笑——我刚刚输掉了最后一场Job Talk。不经意间，我听到电视里的消息：

“长久以来存在于我市民间传说中的珍奇动物极乐鸟已被发现并捕获。据悉，市动物园将为极乐鸟专门打造半径20米、高8米的巨型鸟笼，以便市民前来观赏。”

霎时间四周的喧嚣都消失了，我的感受中只剩下一片死寂。我暗自决定：要去看看它，却不要做游客中的一员。只是想想那笼子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场景，就已令我十分心痛了。

不久动物园的“特别展区”开业，不出所料，游人如潮，动物园赚了个盆满钵满。一天晚上，我装备好无动力飞行翼，从一栋高楼的天台跃下，向动物园飞去。

我凝望着身下城市的灯火。热闹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是灯红酒绿的背后，能够纵情欢乐的终究只是少部分人；许多名字不被人知晓的人，还在艰辛地工作，只为了心中的一份责任，一份小小的幸福。有的人尽己所能，从别人那里榨取和抢夺财富；有的人把自己受到的恶意，转嫁到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上。城市的守护神被囚笼中，我遗失了爱这片土地的理由。

我在极乐鸟的笼旁缓缓降落，它也缓缓地向我走来。借着明亮的月光，我看得出它斑斓的羽毛，却再不见了它曾经的神采。我想，对极乐鸟来说，再大的笼子也是狭小的监牢吧。它蓝色的眼睛映着月光，写满了忧伤。闭园后的动物园十分安静，四下无人。我和它就这样对视着，不知不觉，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

3

几天后，我终于决定离开这座城市，去别的地方看看。既然它容不下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又何必执意留下我呢……

临行前的晚上，我梦到自己又来到了那个山谷。我欣喜地看到极乐鸟向我飞来，落在我面前。我惊喜地问：“你不是被抓住了吗？”

“动物园里的那只是假的。有人用速写画记下了我的形象，然后费尽心机仿造……估计等这阵热度过去，下一步是宣布他们成功骗过了全市几十万游客。你瞧，智能机器人和生物仿真材料的完美结合，又能带起一波热度，说不定还能搞个全国巡展什么的……以他们目前的本事，还抓不到我。”

“原来是这样。”我小心翼翼地提出另一个问题，“那你还在守护这座城市吗？”

它的声音依旧沉稳，却温暖人心。

“复杂系统自有它的演化法则，我想我不必横加干预。与其说我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不如说我在守护另一座城市——那座城市，在你的心里。”

第二天醒来，我叹息好梦终究只是一场空。我决定离开之前再去一次那个山谷——无非经历一番跋涉之苦之后，到极乐鸟曾经的家园再悲伤痛苦一次。

当我再次来到那个山谷时，绚丽的光芒再一次照亮了我的眼睛……

2021年2月2日